

年卷

期

4

3

第

第



期三卷四獻貢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三期(即30期)目錄

封面

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
在廣東嘗到的滋味

方勻女士

孫福熙
田開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十二)

近代瑞典文學及其作家

江紹原

神聖的童年

法國美爾博著
日本菊池寬著

曾仲鳴

島原心中

章克標

六老堂

季叔

大題小做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

運用思想的時間

怪傳單應送衛生大會陳列

藥鋪老板與怪傳單

製造罐子與製造謠言

一行作吏萬念俱灰

九芝 九芝 江紹原 江紹原 方乘 胡兒 劉既漂

華澤之

——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 八册 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 十六册 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派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局
處 九華書店 華野書店
南華書店 協和圖書公司
現代書店 友友圖書印刷公司
愛文書局 金屋書店
愛文書局

太陽底下的綠樹紅花

孫福熙

天下美事都被小說寫去，真是人生憾事！然而回頭看人生，還可抽得許多小說，始知我們亦不虛此生！

就是我這次到廣東的旅行中，也見到不少如小說的事實。

黃浦碼頭的法國郵船上，許多彩紙條飄動着。船上的旅行者與岸上的送行者分牽紙條的兩端，各執一條或數條，錯綜的相互傳達船上與岸上人們的感情。這鮮豔而又交叉變化的紙條，真是可愛，然而大家無暇注意其為可愛，只凝神的防護其滑手，或者拉得太重而拉斷；而且各凝神注意的傳送感情到對方去。這時候正全神的擔心着船上汽笛的放聲；然而真的是放聲了。雖然是在猛烈的炎夏太陽中，船上與岸上的人們均不免有一陣寒慄，在相對睜目中，因為船上機器轉轉動的聲音，使船身漸漸的離岸了。

在岸上的人羣中，一個青年人，因為船正在離岸了，急急探摸他白色西服的口袋，掣出一封信來。他取手中三條彩紙之一，繫住這封信，讓船上的人牽去。我們仰頭看

去，知道上面是一位很壯健的姑娘，把繫信的紙條一點一點的拉上去了。

姑娘掣到信毫不猶豫的就看，急忙看過，毫不猶豫的取出小皮夾中的鉛筆就在這信封上面寫。

岸上的少年人仰頭急着猜想姑娘寫的是什麼，而自從認識姑娘以來的印像更清楚的浮現出來了。

如果他們兩人是兄妹，是親戚，是多年的朋友，或已婚的夫妻，那末決定不致有這許多話，到了離別時還是沒有說完。即使有話，將來在信上也可以說的，何必一定在此刻呢。對了，他們是新認識的朋友呵。

除了環龍公園以外，上海又多了幾處不為掙飯吃不為去睡覺而走的地方；開放這幾個公園的原意，無非是多開幾家沒有本錢的商店，而久已悶死的中國人，也樂得去買些向來有錢難買的空氣。上海最推重的是時髦，有了這樣一件事，大家必定要去到一到。星期六的下午，大華大學是沒有功課了，學生吳國偉也到了極司非爾公園去。他還在男女人叢中，看看這裏是尖錐的一棵柏樹，那邊是青綠

的一片草地，他想，這都同鄉下差不多的，有什麼好玩呢，報紙上要鼓吹得這樣起勁。他大略走偏了；太陽透過草帽，使他頭腦有點發熱，肩背上也覺得焦灼，尤其是硬傾瀝了汗，怪滑膩的，這時節也很有出門去的人了，於是她逆向進來的羣衆緩緩的出去。

未到門口，迎面來的人叢中的一個少女，睜眼看他，直看到要走過的時候，微微的一笑。吳國偉覺得有點奇怪，心中想，也有妓女是這樣服裝的，倒也不妨去看他怎樣，於是轉身跟他去了。順着道走去不多遠，向右轉彎，有幾棵大樹，樹上結了紅綠燈籠，是晚上演奏音樂時的點綴。這少女就踏上草地向這樹下走去了。在人叢中跟隨着還不落痕跡，草地上沒有別人走，一人跟一人，究竟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國偉不即跟上去，步伐放緩，而且立下來仰頭看看樹上的紅綠燈籠；一直等到前面女子已經走向樹後不見了，他又加緊些速度走過去。這樹林後面有一條小河，他走過這河邊的石路，向左一拐，樹蔭下的長椅上這姑娘坐着了。他走到前面纔驀然看到，所以有點羞澀，進退難決的時候，不免停步注目這女子。更不隄防的，他居然發出一個和藹的聲音，對他說「適當」。他聽到 *Sit down*，就並坐在長椅上了。

「You are Miss……？」

「我姓俞。先生貴姓？」

「我姓吳。」

「公園好沒好？」

「還是法國公園好。」

「夜裏是很好的，今天有音樂，不必出去了。」

「密斯俞府上是哪裏？」

「Kiangton。」

「江東？」

「廣東！你會講廣東話不會？」

「我不會。」

他說了這句話，似乎有表示他是什麼地方人的必要，所以在袋中挖皮夾。

「這是我的卡片！今年暑假就要畢業了！」

俞女士接着一看，上面寫的是「上海大華大學法學

士」，下面是「江蘇吳縣」。

「你的名字是要做官的！」

「密斯俞什麼芳名？」

「我叫美蓮。蓮花的蓮。」

吳國偉考完畢業試驗的日子，又是一個星期六。他第

「我認爲沒有什麼好玩的公園，他很高興的又來了。音樂臺直對出來的小溝邊，梔子花放出濃郁的香味，在這矮樹後背的草地上，他與俞小姐並坐着，低聲親密的說：

「我們將來到西湖去。」

「你以爲西湖好極了？廣東真好啦！廣東好的是太陽，太陽底下到處是綠的樹葉紅的花。你以爲此地好極了，香港的利園，廣州的中山公園，到處都是幾個人抱不轉的大榕樹，還有滿生香蕉的香蕉樹與滿生龍眼的龍眼樹，譬如我們這樣談話時，可以伸手摘一點隨便吃吃的。廣東的香蕉多香呵！這裏的香蕉算得什麼東西？趕快學一點廣東話！」

「趕快你教我！」

「好，我教你。譬如你說：我們到西湖去，廣東話是：兀巴去、兀巴去、兀巴去。」我們讀如「我等」，寫作「我曉」，口旁一個地字；「去」讀如「海」，「西湖」讀「水河」。如果說：「將來」去，「將來」寫作「聽早」，讀起來如上海人說「停日」。

「我等停日去西湖。」國偉開心的學着。

「我不到西湖去，我們去廣東。」說着，頭倒在國偉懷中了。

「我要我到廣東去，我還沒有曉得你的家世呢？上次情不自禁的做去了，今天要問問清楚。」

「如果你以爲這是我們關係的先決條件，那末我簡直不告訴你，因爲我認爲兩人的事不必問第三人；倘若你當作問廣東的香蕉一樣的問我，那末我可以回答你，我有父母，有丈夫。」

「丈夫怎樣了？」

「丈夫好好的在着。」

「……」

「我要你到廣東去，是爲你設想，並不是去做我的什麼！你看，你們江浙人的面色，好像沒有見光的蕞荳芽，你們需要太陽曬曬了。」

「你笑我像蕞荳芽，那末你爲什麼愛我的呢？」

「這正如人吃壯健的牛肉以外，也要吃吃嫩筍蕞荳芽。到了有嫩筍的地方，自然要吃吃嫩筍。國偉，這在你不是損失，而且也是進益。我們一個也沒有人是損失的。」

「你爲什麼不早對我老實說的呢！」

「那末你也得早對我老實說的呀！」

「我哪裏曉得你是這樣的！」

「國偉！我忠誠的對你說，你們江浙人應該去曬曬太

陽了！廣東人守舊的地方也守舊，但解放起來很勇敢；你們的面貌姿態扭扭妮妮像的小女孩，擎隻飯碗小指如蘭花的張開。無論什麼小事體，總在心中轉轉軸，算斤算兩的想便宜，結果還不免是吃虧。國偉，你應該盡力做你的偉大！」

「童貞只有一次的，要我哪裏去找偉大呢？」

「你自己以為現在與以前不同了，纔是不同的。你看，你怎麼看不出我是已婚的呢？已婚或未婚與事業可以毫無關係。我並不禁止或請求你與他人結婚，所以這於你有什么損失呢？國偉，我勸你快快樂樂的。」

「我是要做國家大事業的，我不能浪漫，不能糊塗，我要保守我第一次的愛給我將來終身與共的夫人。我不知道社會間如此之壞。但我不能跟着社會一淘壞的人！」

「經過我給你的訓練以後，你不會再說這類話了。你以為要做大事業只要不浪漫不糊塗就好了？况且你的所謂不浪漫不糊塗無非是以第一次的愛給你終身的夫人！這種行為，這種思想，就是使你不能做大事業的。」

「你以為嫖娼子的男子就能做大事業了嗎？」

「江蘇人的愛情就只知道嫖娼子與以第一次的愛情給終身的夫人兩種而已！這兩種都不是愛情。真的愛情就像

我與你的相見就各各願意，不必問什麼家世，什麼已婚未婚。相互的問問各人的履歷，各人的家庭，這當作增加親切的材料則可以，如果為了配合的習慣而問年齡，為了配合的資格而問何校畢業，爲了想得幫助而問所學何科，這與爲了貪財而問家產問每月有多少進款是一樣的不純潔。這種都是吃愛情的蠹蟲，這種心思一開始，愛情立刻消滅了。你們江浙人，手上永遠擎着一條秤，什麼事情都是秤一稱。我的丈夫也要煩你估量什麼呢？」

「事實是事實，你這種噁噁有啥用處呢？」

「國偉！我以為你手上的秤實在該丟掉，因為這條秤，江浙人滿身沒有一絲感情了。偉大事業不能用秤做的，你該發揚你的感情。你應該拋棄嫖娼子與以第一次的愛情給終身的夫人的愛情觀念，像同我這種愛情多有幾次，你就偉大起來了。這是一條路；如果你不肯聽我的話，你此後還有一個機會可以使你的感情恢復：就是你以第一次的愛給了你的終身的夫人，他呢，天下女子幾乎沒有一個是例外的，等到相信你的誠實時，他就以自己的連着你給他的愛情都給別人了，即使不成事實，這心思一定是有的，即使不是永遠，一天一刻一定是有的。到了那時，你不能以你的秤去與他的沒有秤者講價錢；這樣，只要你有勇氣

能不死，你就有機會丟掉你的秤，恢復你的感情了。」

「不過，我還有第一次的感情去給人嗎？」

「所以我要你多有幾次像同我這種純潔的愛情。」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感情是什麼東西，感情必定是交際愈多愈密切，時間愈久愈穩固；你所說的感情卻是要我多有幾回像與你的愛情；又說等夫人背叛我的時候，這時候怎麼還有感情之可言呢！」

「江浙地方實在太冷了，連字典裏也沒有所謂『熱烈的感情』的感情了。你所說的感情是朋友間的 *affection*，我所說的是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sentiments*。」

「有 *sentiments* 就能做偉大事業了嗎？」

「有 *sentiments* 做事就有力量，不像你的稱斤論兩的只是計較利害，伸伸縮縮只怕吃虧了。做人有了智識猶如汽船有航路，電車有軌道，而感情是汽船的蒸汽，電車的電流，直接使其不顧一切而依照智識所示的做去。我的愛你，就是發於我的感情的。凡有感情的行為，都是整個的，不可分割，沒有缺量的。倘若照你那樣的愛情，一個心要維持你夫人的終身，自然在一天內所給他的只是分為三四年中的一日的分量了。你的夫人苦着這少量而又單調的愛情，能不設法彌補呢？所以你的理想只是理想罷

了，從古數千萬年更比你聰明的人都想望過這種不要擔心的愛情，然而，用了種種防範的器具與方法，定着種種條例與獎勵，只贏得男女同繫在一條索子的兩頭的對泣。你能夠相信，每對夫人都肯對泣的嗎？擊了斧頭劈進房門去的只是大傻子，追究出來有什麼趣味呢？反直追究起來自己至少也着實有過想這樣做的念頭。總之，在你愛人的時節，切勿設想下一次還有；你要設想這只有一次的，那麼你是全力的愛他了。我現在全力的愛你，但我還是全力的愛我的丈夫！」

這「全力的愛我的丈夫」一句話，劇痛的刻在吳國偉的心中。現在，俞美蓮放暑假要回廣東去了，國偉在岸上望着船上的他，而這句話的聲音，還在耳朵中汪汪的叫着。俞美蓮在信封上寫完鉛筆字，時輪船漸漸的離岸，他們兩人手中的紙條已斷，於是將信封團成一球，擲到岸上。吳國偉急忙展開來，上面寫着：

「國偉，你不要妄想了！我之愛你，就因為我有一個丈夫；倘若你成了我的丈夫，我必另愛他人或再愛我現在的丈夫了。你之被愛，就因為不是我的丈夫之故呵！」

——呈被愛及失戀的人們。

孫福照。

在廣東嘗到的趣味

田開

記孫福熙劉既漂二先生的談話

孫——這次我同老友既漂到廣東旅行，實在嘗到不少的趣味，可以與諸位談談。

劉——這次春苔旅行廣東，就客觀的推想，似乎有三個目的：（一）要到南國去晒晒太陽。（二）尋求小說材料。（三）聽聽客籍人的山歌。在旅中的勇敢與耐勞，和意志之堅強，處處令人拜倒。我們廣東人，跑山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孫老先生這次也拉着不算一回事的精神，和我們餐風宿露的跑了一個月，經過許多危險，快樂和滑稽的朝夜與環境。雖然沒有什麼驚天的趣史，却也有幾段值得回憶的。

S——你所說我的勇敢與耐勞，在我認為很平常，因為我一路很健康。

L——是的，你一路很健康，一路儘是胖。你剛才說的嘗到好趣味，這嘗字真用得不錯，因為你一路的口福確實不小！

S——要是你認這為不是玩笑而是事實的說，那末，我

對你說，因為在事實上你的口福不能好的緣故呵！

L——對不起，你在澳門吃的肉蟹忘記了沒有？諸位朋友，澳門有一種特產，是大而且肥的肉蟹。忠實的朋友王玉父老先生在上海時早已與春苔吃過蟹，知道他的蟹量了，所以每餐買蟹，每舉杯每撥飯均以蟹遜給他，而春苔也每口必吃蟹，甚且每談話亦必是蟹了。

S——大家聽聽，他要說我的是我吃蟹，然而他歸根是責備我說蟹。吃蟹有罪，說蟹也有罪嗎？

L——說蟹固然無罪，吃蟹更是有功。因為我倒討厭這東西。總之春苔這次簡直在澳門過了數天的生日！

S——不過廣東的果子真有點誘人！

L——是呀，我們一路講着廣東的果子，所以，一到香港，我就叫旅館的夥計去買荔枝，可是晚了！使者買得一斤龍眼回來。當時春苔眼睛開得似龍眼一般大，將要痛嚼而未動手以前，忠實朋友王先生看到了，他說，「這東西很不好，比不得荔枝，不要多吃！」於是把他伸出來的手

嚇得縮回去了。可憐他那雙眼睛仍舊和龍眼一樣大的望着龍眼，叫我暗中埋怨那位忠實朋友的勸告太忠實。

S——龍眼沒有吃有什麼要緊，我還有別的許多東西可吃；不過，你連什麼東西都不吃，整整三天沒有吃，自然以我為奇怪了。諸位沒有見到，可憐的既漂，在法國郵船上，從上海到香港，整整的三天，睡在房中不敢起來看一看。這個可憐小孩，他早就預備在船上寫文章一大堆；然而他連一點波浪也害怕，不能吃東西，還能起床寫文嗎？

L——你一路的講吃東西，連寫文也好像是與吃有關係的樣子。

S——廣東人纔是專門講究吃食的，我的一路講吃者，因為是到廣東之故呢。

L——這話也有理，不過有點誇張這個可憐的真理，難道你們紹興的酒不好吃嗎？還有你們浙江的金華火腿呢！

S——可是廣州的龍虎鬪呢？

L——是的，龍虎鬪，我們到廣州的那天晚上，打了十來次電話去探問各酒店的龍虎鬪，然而都說不是時候！有勇氣跑到革命的發源地，沒有運氣吃到蛇與貓，確是件憾事！好在同伴鑑文兄提議去食田雞（即蝦蟇）草菇毛瓜盅，春台也就心滿意足，不想再見蛇貓之面了！

S——你不喜歡我講吃，那末我們講別的罷。

L——講別的，那也好呀。我們逛了廣州以後，乘船出澳門，去找那位忠實朋友，我暗中祈禱澳門不應該產生龍眼。然而澳門的特產太多了，嫖，賭，煙三樣為正宗，可惜我們都不做這三宗的實際知己，只得門外瞻仰，不免太殺風景。尤其是春苔，他聽到旅館中遠處的洋琴聲，能使他終夜不關窗門，但是看到抱洋琴的影子，他立即掛上封建招牌，不想接近了。你們看他在「廣東旅行中的一點熱烈感情」文中就提到「這種人看了就討厭，何以引起快感，還何必等他的唱歌與否呢？」

S——我頗想想看妓女，滿心的等待着牠到來。來了，所謂時髦的衣服，這是與身材毫不相稱的長背心。頭髮，剪了的，然而額前披下平板的一行遮眼鬚，不知是什麼意思。兩眼看着自己的一雙尖腳，立在門口，沒有說話，不到半分鐘就去了。旅館夥計就來問這人對不對。這哪裏會對，就是有對的可能，難道半分鐘就知道了嗎？這樣的來了許許多，雖然高低紅綠各有不同，但一樣的惹人嘔吐。

L——自然囉，還不如開了窗子臥聽洋琴聲了。

S——你也是孤獨者，應該懂得孤獨的意義。

L——好，我們講下去吧。我們由汕頭到嘉應州的路程

必須上大山，乘小舟，坐古橋等，以前的都市生活，到此一洗而盡，換言之就是復古。在這復古生活狀況之下，我們得到許多趣史。

S | 是的，從揭陽到湯坑的船上，溪水湍急，船夫兩人，裸着全體，拚命支撐，很有倒退的傾向。到了夜中，我們既不見他們的是否裸體，亦不知船身的是否前進，乘着清快的涼風，呼呼的補償從杭州而上海而香港廣州的炎熱中的瞌睡。雖然屢屢聽到船夫們幾乎要哭的聲音說：「先生，上不去呵！」而我們含糊答應中又睡去了。後來我聽到刀斧斬伐的聲音，覺得有點根本動搖我就起來去看，完全黑暗的包圍中，一個裸體的船夫在玻璃罩燈的一點火光前用刀斬削支篷的柱子，滿浮泡沫的溪水嗚嗚的響着，在船的兩邊流過。另一船夫用竹竿盡力撐在水中。前面是橋了，橋洞下水流更急而滿，放低了船篷還是不能過去。船夫說只得在橋柱上繫住船索，等候明天早晨了。我也急於去睡，不想找尋什麼方法前進了。可是，因為船停而風較小之故，蚊子大隊的來了，聲音比剛才船夫叫「先生」者更響，這有什麼科學的證據呢？因為船夫叫不醒既漂，而蚊子叫醒他了。

L | 幸虧我想出法子來，換了一頭，向着風睡，就一個也沒有。

S | 雖然睡得好，天初亮，就登岸步行了，因為要

「略」路呵！既漂屢屢催促船夫說「我們要略路」，略路是趕路的意思。

L | 這路上又多妙文章。船夫挑了我們的兩隻皮箱，在前面嚷着不想走了的時候，忽然扎的一聲，使他四顧找尋聲音的來歷。再走了一段路，更大的聲音喘不過是扁擔要斷了。怎麼辦呢？自然是三人呆呆的立着。

S | 幸虧一位老太太沿着田隔過來了，結了繩索的一隻小籠中放着山薯的嫩苗，用一條短竹梢掖在肩上，大概是去插秧的。我們就商量以這條竹梢賣給我們，而船夫的扁擔還勉強可用，讓了他。

L | 這樣的居然到了湯坑了。

S | 這以後就是你最喜歡吃的甕菜的區域了。

L | 我吃甕菜，你吃蟹，而我們的轎夫吃雅片。到了蝦蟆落井，實在再也沒有方法要他們再走了，他們實在非吃雅片不可了。

S | 你說蝦蟆落井嗎？這是你的詩國了！你在那裏不知道念出多少的法文詩。我到這時纔明白你所以被朋友們稱為詩人的緣故。從高山的頂上一直到深谷，是一條很長

的石級，底下就是橋，空洞空洞的溪水奔流着。天下不知多少人的頭都是遠在我們腳底以下呵。你就在這裏對螢火與星光做詩了。

L——我做詩的時節，你也寫文的。你們知道，他有名的一篇「澳門談美」就在這裏寫的。你們看他文章後面有「寫於蝦蟆落井大溪邊客店中紅燭下」一行字，你們不要相信他在如此雅致的景物中，至少有一點，我是可以證明其沒有明寫的。他寫文時忽然跳起來了，急忙俯頭去看，喊出「豬，豬，趕出去！」的聲音。原來他穿的是短褲，豬毛刺着裸露的小腿了。客店老板很從容的說：「不要緊，的他在吃點菜葉。」這時桌下的豬「唔，唔」稱是。得着豬的陪伴寫文是春苔所沒有寫的。

S——你的做詩倒也不限於美景的。轎夫整夜的抽雅片，每到我們附近的尿桶來小便一次，總保持着十五分鐘的酸辣氣味。而你詠亞莫尼亞詩亦連續不斷。

L——沒有睡多少時候，我們在星月光中出發了。天纔破曉，我們已經跑上猴子棟的最高處，茶亭兼旅店的女主人正從帳裏鑽出頭來。不得了！舊事重提，這位年輕太太生得和以前的某小姐一個樣兒，粉黃的臉色，淡色的厚脣中也裝着兩塊魁偉而且壯觀的牙齒。最奇怪的是那雙視

線，似乎一座生鏽的探海燈，慢慢地朝着海洋旋轉，他當時也盡力的照過春苔的心，現在，現在不知怎樣了。春苔這次無意中看見這位太太，我怕他會傷起心來；然而事實上適得其反，我問他有何感想，非常高興的說「像真有點！」這位大慈大悲的先生的心，也已穿上鐵甲，不怕乞憐的侵犯了嗎？

S——這就要佩服你，我爲了讓路又掉在水裏；你，在下山時雖然狠狠的滑去，只要你的大毛竹手杖一支，就比三脚鐵鼎更穩固了。

L——是的，春苔要讓路，總得掉在水裏。我們坐轎帶跑，每天要走一百三十里路，天將晚了，還拚命的趕走。我是先導，春苔跟着，一同望着斜陽追趕。狹窄道路的兩邊都是田禾，滿滿的貯着泥漿與水。在這困難的狀況之下，讓路確是一種藝術。術碰巧對面來了一位擔東西的太太，老是太太們，春苔想借機擺個文明式的讓路典禮，得的一脚，把自己的右脚插入田泥，嚇得幾個田雞亂逃。

S——你雖走得快，走得好，但你忘記第二天的腿骨酸痛否？

L——那末要從我的腿痛說到你的手痛了。從汕頭車站出來，十多乘人力車飛也似的送着我們朝向海濱去。忽然

後面的一位不認識的女伴驚說「你的朋友墜下來了，我親眼看見的！」這把我嚇了一跳，急忙回頭去援救我可憐的朋友。這朋友除春苦以外還有是誰呢！一看他已很好的爬起，筆直的立着。這真可驚又好笑，他的從法蘭西帶來的拐杖，法蘭西教授的態度，和安步當車的威嚴，雖然從這人力車上打了兩個筋斗下來，還是安如泰山笑容滿面的立着。而他的拐杖當然永不分離的與他取同一的態度。當時我心裏想笑，卻也不敢笑。呵，他立即發見地上一面小鏡，連忙用全力俯下去檢起來，一看沒有損壞，就慎重的放在小袋中了。這橢圓的小鏡是他一位好朋友送給他的，後面有他們兩人的合影，現在這位朋友已死了。他帶笑回來以後纔要我買碘酒塗他手上的傷痕，我問他爲什麼不早說，他說因爲警察很有責備車夫之意，不說出來，免得車夫吃苦！

S——倒楣的事還有哩，但也許這不是我的而是他人的。到既深家中，見每客必一手取茶，一手以掌遮之，向各人謙遜。這並不是請人吃茶，是表示自己要吃茶了。可是，我到這時纔曉得；以前，凡有人取茶來請時，我必卻之不恭的受而吃之了。

L——呵呵，這是大笑話呢！

上海婦女 第二期

上海特別市婦女協會爲婦女自殺告婦女書

我們還是要說諾……蕪靜 文藝上所表現的婦女

問題……凌其瑞 什麼是父母的義務……一霞

敬告上海的女同志們……建時

短劍

(一) 搶桿子的威風

(二) 跋扈

上海婦女協會工作概況

每期三分 上海特別市協婦女會發行

汀 波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

反應 (十二)

江紹原

——小品三二四至三二零——

這是第十一次寄稿。貢獻的編者，校者，印者，乃至讀者方面，有人許已經看厭了，然而我自己却仍舊是興致勃勃，與數月前一般無二。因欲保持并加增本篇讀者的人數以及他們對於它的好感，我要趁機會把這件工作的旨趣，範圍，方法等等，再說明一回。

我國舊醫學與西來醫學的分別，在於一個是以舊傳與 *unofficial* 經驗為根據的方技，一個是以實驗研究為生命，以西洋近代學術為基礎的應用科學。二者在我國相遇之後，舊醫學雖然尚絕對不至於無人問津，却頗有著著失敗之勢。這是必然的，有百利而無一損的。我們若不欲中國近代化則已，若欲使中國近代化，則促進新醫學之發展應為我們的主要事業之一。但是新醫學何以未能造成比現在更大的聲勢和享有比現在更普遍的信任呢？政治經濟方面的理由外，一般人為習慣所誤及中醫所蠱惑以致不能認識新醫學之價值，實係一個重要原因。故我們一方面應督促政府多多的建立新醫校新醫院，並以其他方法力圖新醫學之滋榮生長，一方面也應當從言論上消弭社會上的人對於舊醫學的迷戀和對於新醫學的疑懼之心。

上節所說第二方面的工作，自然須醫學專家出來效勞，雖則醫學界以外的人在有些地方也應該而且能夠從旁贊助。我想我們至少應當有一兩種書——供一般有普通智識的人閱讀的——書裏面把中西醫學基本不同之點

和西來學勝於舊學之點，很明顯很確實的指出之外，並且應該有一部份專講歷史，新醫學向一般人的成見誤解和特別向舊醫的惡評反抗拚命奮鬥的歷史。這段未完的歷史或云經過是值得講的，因為若講的得法，必定很容易引人入勝，讓他們知道他們現在所懷疑的地方其實早已有人懷疑過，而且在理論和事實上都早已被駁倒了。進步的中醫對於西醫學的讓步和他們從西醫學所取去的觀念方法，也須寫入——這可以使讀者明白西來方藥醫學之價值，雖舊醫亦無法否認。

這件浩史的工作，我明知現在我擔任不起。雖然，我願效棉薄，先把寫史時所必須用的材料，從各種地方找出來，該抄的抄，該節引的節引，該作提要的便作提要，該加以說明的便將其意義說明。普通人和智識較高的人對於中西醫學的態度，西醫中醫彼此的批評，攻擊，和反攻，西醫的研究漢藥，中醫的採用西法等情形，我都想從各種書籍雜誌裏面搜尋出來。我不是藏書家，也沒有很多的錢購書，背後又沒有什麼聽我調動或接受我的請求的圖書館或研究機關。但我為興趣所迫，並本着「幹一點，是一點」的精神，此外復賴少數識或不識的讀者們的指教，數月以來，我總算已經看到了些很有用的材料。我隨看隨記，每過一段時間，又將所記者整理排比一下，寄貢獻發表，結果便是這十一次的小品。應該論及而尚未論及的要點，以及已看到而尚未譯到的 document，還有一些，故本篇一時尚不至於中止。又我在頭一次就聲明過：本篇所輯的材料，也許將來我自己能組織起來成一篇文章的文章，如不能，則供大手筆採用，我也很甘心。我想找和已經找到的資料，是無論誰若要研究國人對於近代方藥醫學的反應便不得不注意的。

為便利常期讀者檢閱起見，我預備在下次做個索引及提要表，先此預告。

誌謝：收到幸福報一期（吳淞中國公學樊頌君寄贈），丙寅醫學周刊兩期（丙寅醫學社贈）。

十七年九月六日

(三二四)宣統三年天津關於治鼠疫的

一場筆戰

天津讀者特別注意！

請幫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鐘」的讀者，於八月九日從天津寄來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舊畫報」中檢出的三頁有光紙殘報。『我感謝他的好意，并歡迎他「願充當你的一名小礦工，努力開採，謹此宣誓就職」。』

報名「醒華日報」，石印的，每日出兩張，總發行所在天津奧界。第九六一號的那一頁是宣統三年正月廿九日（西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七日）的，然則九五九和九六二號的各一頁，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報。三號都登有天津中醫和大公報（此報尚存在）為難的信件（九五九號的一封信係續前一頁者）。

如死鐘君所言，那次的筆戰，我們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窺其全豹」。但一斑兩斑還看得出來。

宣統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報登載一篇題為「論某總辦阻撓裁併衛生局之謬」的論說，內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醫所喜却是無疑的。宣統三年（和宣統二年？）天津鬧

「疫」。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報據張謹的報告登了一條新聞，云「華宅之男僕及元隆號之同事染疫，」為「中醫路某」所誤而死。一部份中醫大怒，十八日便開會商妥上書大公報，下署「天津全體中醫同人共具」，要求「一掃或幾掃不知什麼事。大公報不之允，而且著論痛駁，并云接到若干中醫的信，聲明當日並未加入。主動的中醫自然更怒，又去二函。同時大公報方面，收到中醫張聰葬的一封信，云中醫對於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於是中醫對於大公報總理英欽之，其友張謹，及他們的漢奸張聰葬，不勝「生氣」之至，遂於正月廿八日早向報館下了哀迪美頓書，要求於次日各家報紙上證實是誰及如何誤人，交出張謹，及宣布來往函件等事；如不照辦，則英君與張聰葬應於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點開「文明譴判」；屆時如果他們不去呢，對不起，我們的國醫將於二月初一實行下面兩條辦法：

1. 起訴；

2. 醫藥兩界定約，永不看大公報，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東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發現了少數染疫的人，於是官民中之有識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

「地面」因而起了「種種風波」（中醫語），而中醫與大公報之筆戰僅其中之一耳。天津衛生局似曾聘請中醫西醫討論或兼辦理（？）防疫治療等事，而中醫獨不應聘。又有「開中西醫學研究會」之議（不知是否即衛生局的主張），而中醫因形勢於他們不利，也表示反對。此外則當時必有少數「不通中醫學理之維新家」，在那裏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說，使社會發生鄙棄中醫學之惡影響。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報一出，它遂成了中醫們衆矢之的。

最後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大公報及其總理英君共同捐貲三千金，宣布願用之爲酬，聘請一位好醫生到奉天去治療。有個姓丁名國瑞（號子良）的中醫而兼做官者應募，然英君在報上覆函拒絕之，中有「中國不夠國格，中醫不夠醫格」之語。丁君當然不服，於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訂細章，……「共同前往」奉省。張聰彝說中醫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氣絕之心百斯度。丁君對於他也很不滿，寫信請他的「財安，并請多款白礬水」。

我處有一本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翻開一看，「宣統二年十二月，時東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內。」後外務部「又選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帶同學生多名，廣購藥物，前往哈地（哈爾濱）舉辦除

穢所，化驗所，養病院等事」。據同書頁九七，自鼠疫發見後，京津兩處的防疫經費約共五六十萬。這五六十萬元，多少必從西醫手中經過，中醫見了眼紅，意中事也。

我還有一本有趣的書，是數月前從杭州一個舊書舖（小琳瑯館）買到的，書名「鼠瘟寶卷」，中托言天津鹽山縣韓村的一位老者，於宣統二年十月一日夢見觀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囑他廣勸世人蓄貓捕鼠以防疫。後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此書不久傳至南方，我的這一本是宣統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這當然也是天津等處民衆中的一種防疫宣傳。

從這些材料看來，可以知道那次滿州鼠疫將蔓延至關內之時，各種人對於它的態度。（一）清廷爲外勢所迫，舉辦防疫（看中國醫學史）。（二）有識之士，一面贊助關外人撲疫，一面提倡關內人防疫。（三）他們於科學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間迷信，作了鼠瘟寶卷一類的書去宣傳滅疫。（四）中醫無能爲，而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又不甘於無能爲，於是和「新學家」爲難。（五）民間「每謂古無此症，甚有疑爲誕妄者」（醫學史頁一〇八）。（又天津中醫云，「昔日大公報……銷至四五千張，今竟一落千丈，銷數不過數百張」。苟確，或天津人不表同情於科學防疫之

證。)

天津和其他各處各種人對於鼠瘟的態度舉動，我願意多知道些。甚盼我的讀者相幫蒐輯資料。疑古玄同（錢玄同）先生，答應寄給我的那本『說疫』，或係重要材料之一種，希望他能夠早點檢出寄到杭州來。（參看下兩條）

十七年八月廿六日

（三二一五）中醫反對近世防疫法者之言

聽說近代醫學的目的及其成功，不但在治療疾病，而且在能夠預防疾病——傳染的和非傳染的——之發生。

防疫——預防有傳染性的病——的學理，是顛撲不破的。其在實施時，有些人固因而感受到不便，就這暫時的不便是於他們自己和許多旁的人都有利的。又我國衛生事業的人才，器物，經費，皆極缺乏，平日復無準備，一旦禍起倉卒，舉辦滅疫，謂能措置裕如，盡滿人意，必無是理。然這等時暴露出來的缺點，是我們自己『平時不燒香』的過錯，於防疫原理何傷。

但中醫們不這樣想：他們根本及對近代的防疫法。下面面是中醫『建業劉疵禪』的文，原登上海中醫學會發行的中醫雜誌第廿三期（十六年丁卯六月出版；該雜誌余處仍只

此一冊，頗想買齊舊的，訂閱新的，而苦於無錢）。

論近世防疫法有害無益

余將論近世所行防疫方法無益。先有一言表明。余非以中醫反對西醫也。良以醫為活人之道。無論何法。只須與生命有益。有益者存之。無益者汰之。此良心也。今著此篇。實從經驗而深知今之防疫方法。有害無利也。防疫之時。一為斷絕交通。一為口岸查驗。一為設所隔離病者。一為查驗民戶家宅。及代消毒諸法。其斷絕交通者。因一地發生疫症。恐其病菌隨人物而浸入彼地也。豈知病症乃天時地理關係也。人在氣交中因受不正之氣而病也。亦身體素虛。已經自受不正之氣而已將病斯乃受染也。今西方醫學。以學術不精之故而歸過交通。誠拙之至矣。試問起初第一個疫病者。何人傳染之乎。夫交通乃人民往來。貨物流轉。國家收入諸大端繫焉。一旦斷絕。則人民莫往莫來。貨物因而阻滯。若可久存之貨尚可。設於不能久待之物停滯半途。其能堪乎。是人民之事業生機不將未死於疫而死於防疫乎。况國家收入又徒受損失。且宣統三年。東三省防鼠疫。交通斷絕數月。病者自病。可見防疫斷交通。為至拙之政也。若口岸查驗。余於清光緒癸卯竟

食北洋。由滬登輪。便病暑熱。道過煙台。防疫局醫員登輪驗病。令船客東西各走兩輪。其時余身燒甚面色紅。彼以余行走甚健。便謂無病。是其診病望字訣猶不明了。醫之能力可知矣。若今歲奉天省安東口岸輪船入口。所有客帶之水果鮮鹹菜一律拋之海中。恐帶病菌。噫此誠慘酷之至矣。若論設隔離所以儲患者。其慘酷尤烈。余所親見。入所病者苟有至親或好友隨之入所。應向可。苟其無也。其不死於病而不死於入所者幾希。何也。臨時所僱夫役。其畏死之心亦猶人也。主辦所務者。既畏傳染而不敢入所。其入所者。不過此臨時所僱之夫役。此外則為防疫醫者。醫者既懼此病之烈。其不敢入所之心亦同於尋常人也。或只日於所外一為瞻望。或只日詢夫役所中病者幾人。照數存藥幾包。令轉給分服而已。於是所中無負責人矣。於是有病者氣絕不知死於何時者有之。病者昏跌於地。久無人起之者有之。上吐之水物與下瀉之糞穢。淋漓滿地。蠅飛蠹轟。入所辦事者。上不能呼吸。下不能插足矣。每日只憑余入診時。呼夫役於死者令其轉報殮抬。昏跌者挨次扶拽。地上狼藉物令其掃除。渠懼染受。只以鐵鍬撮石灰粉掩蓋之。於是入診者只能於灰上行走。而次日又吐遺滿地矣。每日只憑如此清理一次。試問如此病所。病入者幾何不

死。他處隔離所何莫不然。不過人未之知耳。隔離所將病者與生人隔離令其鄰於鬼域。誠屬名副其實也。若挨戶查驗之擾民更甚也。醫者以不識症恐懼而不敢入民戶。只憑防疫隊兵逐戶逐日查察。宣統三年奉天防疫所隊目齊某。後為余院常役。渠云其時率領兵夫挨戶查視。有病者即非鼠疫。以恐強其入所。多不敢臥養。或有重病不能不臥者。病家則多方納賄。渠先亦不敢受。而病家以恐其歸報。設法求情。必其收之乃已。渠數月隊目。竟入二三元。病者之居戶損失可知矣。至收入隔離所者。入所以消毒沐身。再受寒涼。及無人伺應。百不一生。其時余友田雨蒼君。為該所防疫委員。云曾有民政司宅乳母。忽患感冒。當令所醫診視。該醫官蒙口鼻。着白衣。如孝子狀。去病者尙二三丈許。便矢口曰。百斯篤。百斯篤。送所。該乳母堅不入所。以勢家之備。未便強拘。聽其尋屋調養。略服發散劑便好。後乳兒必尋其乳母。而該乳備謂官家情薄。幾入所斃命。不願受備。後加其兩倍工資乃歸。噫。因醫者不能認症轉怨傳染而防疫。於是設隔離所貽誤人命也。斷爻通損國家收入也。破壞人民往來也。拋棄人民血本也。是誠以愛民之心而害民也。此固為辦理不善。非政之不善。然而辦理之不能得善。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嗚呼。

余爲此言。非反對西醫。余本不滿意於中醫者。良以醫爲生人之道。今以生人之道。轉爲殺人。誠未可云以生道殺人。人恆諒之解嘲也。余言此。實良心之主張。至心理腐敗。有逆世界潮流之謂。知所不免矣。

宣統二三年間，天津舊醫中想必有人發過與此相同的議論（看小品上條）。在有些問題上，今日的若干舊醫，其見解若與二十餘年前舊醫們所持者相比較，是沒有多大分別的。

八月廿六日下午

(三二六)最進步的中醫的言論

中華醫學會第七屆年會閉幕後，天津大公報上面刊一社評（十七年二月五日），中對於我國醫界，表示了數種希望。社評的眼光新穎，態度積極，就全體而論，不能不說是一篇有益的報紙文，雖則其中特商榷之點也有一二：

1.『實際上西醫不治之症，而中醫有能治者』——此語已惹起李振翩醫生的反響（見小品三〇二所引李君的短文），故我們不必再說什麼。

2.『是以中國醫藥學術之燦爛大備，實在五千年以前，此世界萬國之所不及也。』——從醫學史上看

來，此語能否成立，或係問題。中國一般古代史，和中國古代醫術的生長與發展，現在似均未經過仔細的研究，若仍沿襲舊說，斷言其大備於五千年前，未免危險。世界上旁的古文明裏面的醫術，我們又從未加以充分的注意，故『世界萬國之所不及』云云，也未必是確實可信的話。我想以後我們若再說我國的醫學最早出現，至少必須先翻翻世界醫學史。大公報那位頭腦清醒的記者，或不以吾言爲非。（參看貢獻三期），『古埃及的內外科醫學』一文。）

★ ★ ★ ★ ★

大公報的那篇社評！完全是對新醫說話：所云『解決中西醫問題』及『創造中國新醫學』，皆爲該報所希望於新醫者。評者雖信『中國舊醫學中必有無數寶貴之遺產』指脈理，藥材，與經驗良方，簡草偏劑），但他又知道這些應該用『科學方法搜求而整理』。故他所謂中國新醫學是『以近代醫學爲基礎』而於國故中求新發明，不是以舊醫學爲基礎而部分的改良改造；他只勉勵新醫們注意此土的醫學舊傳，不是希望舊醫近代化。即使不會說出口，他心裏却必以爲舊醫學將來是不免受淘汰的。

但是天津有一位葉古紅中醫，却沒看出大公報言外之

意。或雖則看出而假裝不知道。此人以為或假裝以為大公報對於中醫們也懷有好意，於是他『就社評中關於批評指導各節，引申其義，附加按語』，投寄該報。該報想必為表示『大公』起見，果為之刊出（見夏曆戊辰年二月十九二十兩日的報）。

不管葉醫生是真優還是假優，他的按語却是舊醫中極新的議論，而且就我所知而言，簡直是舊醫中最新最進步的議論。以下我不必一字不遺的直抄他的文字，而只從我們的觀點將其中的要點抽出。若以之與前一代的中醫或今日較守舊的中醫之言譚兩相比較，可看出葉氏之所已讓步者實多。這是西醫學深入我國人心之結果，也就是中醫們守最後防線的情形。葉大夫！

總承認『神話的司天在泉說，織緯的五行生尅說，似皆在宜廢除之列；駢指的六氣風火說，理想的十二經絡說，似向皆在宜糾正之列』。

史的方面，承認靈素為『秦漢間人，撮拾舊聞，托名古聖之作』，五行配五臟及其他五行生尅說為『西漢著述家習向』。也承認本草後出為上，而本經是『秦漢時人，纂舊之作』。

關於生理解剖，他承認『生理與解剖學，為習醫之先

導，不能參雜神話，渾稱陰陽。肝便是肝，肺便是肺；瀉肺足以疏肝，是從實驗而得，不能以肺金尅肝木，為瀉肺疎肝之理由。脾便是脾，胃便是胃；升脾必須降胃，亦從實驗而得，不能以脾胃分陰陽，為升脾降胃下定義。推之一切從治隔治之說，苟其遵行有效，皆當從生理解剖上，別研究貫穿之路徑，即效求理，終有溝通之日。……至若人體生理，凡屬形質部分，中西學說差異，自當改從西說。』然他並不以為舊醫學中涉及人體組織之語，全是欺人之譚：『月前中國醫學大會，開四次會議於北京，西醫腺科專家張允中氏，提中西醫學融會案，謂西醫最新學術之腺科，與中醫奇經八脈說，頗多相合，中醫腺之發見，乃在數千年前，至為可驚。』

關於病理，他說中籍裏面的敘論，『除一小部分神話外，出於經驗十之七，出於理想十之三，……病名分類，向無標的，且常有但述症狀及治法，始終無確定病名者。故必須採西法分類，方能整齊劃一。』

關於脈理，他說內，難，王叔和脈經，以及歷代名醫

之所發明者，雖不越五行生尅範圍，然實用正多奇驗：『例如虛爲勞極，滑爲痰飲之類，真如鼓之應桴，百不爽一。』故今後宜棄去五行生尅之神話，而以生理說明之。

關於藥學，他承認『吾國考求藥性，向無科學方法，所憑唯經驗及理想……如黃連遠志丁香等，自經西醫化驗，確能發見新義，補吾國本經之闕失。惟吾國天然品，未經提煉，其特殊之效能，亦有非西醫所能盡識者』（下舉石膏治小腸炎與猩紅熱，滑石合辰砂之善清暑熱爲例）。故他以此後應『採取西醫論藥方式，考其所含質素，是何性質，所治何疾，是何關係』，而五味五色配五行，分治五臟之藥學，則當完全割棄。

治療學方面，他承認『殺菌防疫之事，微帶其營性質，中籍關於此類之記載及討論，素不多觀，但能取西籍研求之。』然他又引日本和田啓十郎之語，謂『西醫治病，多從事病原菌捕滅，漢醫病治，多從事抗毒力增加，少用大毒之藥直接殺菌，且時時顧慮病人之體質，不使氣血受虧』。

關於舊醫學今後改良之途徑，他云『彼歐洲之醫界，

既已開始研求吾國醫理，並早採用漢藥，則吾國醫藥界學者，誠不能畫地以自封，亟應取彼之長，補我所缺，舉凡生理解剖病理診斷諸學，固當詳加研究，力求貫通，卽而用藥特中（卽如特用藥中）之（爲中藥佐使）下舉發汗與降熱劑安知必林，助消化之白布聖，治肺痿之幾阿蘇，止淋帶之華澄茄，療瘧疾之金鷄納爲例）。

關於中國醫學的傳習與研究，他主張分普通高等兩階段。教授普通學人，用新編的中西貫通的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診斷學，藥物學，處方學等書（并提議此等書應由醫學總會擔任編纂，發各地醫分會代銷，以收統一之效）。基礎既立，然後導之研求『我國前醫之遺籍』，並羅致『南洋醫藥書報』作參攷。

葉先生的這種論調和精神，在舊醫中恐怕是絕無僅有。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則他所主張的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種種讓步（例如參用西藥及採用西洋生理解剖學），實在是一小部份時髦的中醫共同的趨向，葉君不過用深切著明的言語代爲表出，而且懷有較澈底的覺悟而已。

我們以為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是葉君及表同情於葉君的人們應當考慮者。葉君近代化中國舊醫學的見解與計劃，在中醫中究竟有無得到普遍認可的希望？葉君的主張未嘗不是言之成理，而且他還許是很熱心的宣傳他的主張，並就個人能力所及，實現他的主張。但是少數覺悟份子之言行，未必能戰勝同業中多數守舊份子的惰性與阻力。葉君儘管熱心，奈一般老朽不了解不贊助何！我們固然不希望中醫中的革新運動終於失敗，所忍者實際上它竟不得不失敗耳。

葉君所欲創造的新醫學，當然不是四五個人或四五十人所能勝任者。這是件鉅大的工程，如不羣策羣力，假以時日，決無完成之望。他與其夢想中醫們起來挑這付重擔，不如改從更有希望，更有生機，能力，資格的人們的身上想着想。我所謂有希望，有生機，有能力資格的人們，蓋指我國的新醫與新醫學校中的生徒們而言。這般人享有或易於享受到新社會新國家的資助；他們所受的訓練使他們對於西洋學術中已有之成績能夠知道的較透澈；故他們若能利用其地位聲勢，運用其所諳之科學方法，貫注其智慧心靈於國故醫學中的真金之提鍊，事半功倍，不卜可知。富有臨床經驗與醫籍智識之中醫，苟本求知之真

誠，盡量與他們合作，料他們必表示千萬分的歡迎。這纔是國故醫學的出路，也就是有覺悟的中醫的出路，據我個人看來。

葉古紅先生發表那篇按語，是想和「當世有志創造新醫學者一商榷」。鄙人非中國醫藥學人，然深喜葉君之言高過俗醫一等，故不揣愚昧，貢其所見如右。此文苟能幫助新舊醫中之覺悟分子，早日成立一種應有的合理的關係，我便得到很大的報酬了。

十七年九月一日上午一時

今春在杭州見着杜子良的四子（看小品三〇九），曾詢以中國醫理此後能否脫離陰陽五行說而獨立。他答云能夠脫離。至於這是他自己的主見抑係宗旁人之說，則當時未及細問。拋棄陰陽五行說之傾向，中醫中有極力反對者。容將來引其言以證實之。

葉君之作，係北平李振剛先生寄示，余看後已違囑郵還矣。很希望天津讀者中之藏有舊大公報者，肯將葉文剪下一全份，寄贈給我，備將來之用，葉君如有旁的著作，亦乞詳示。

參看小品三一九與三二〇，至要！

(三二七) 介紹一部將出版的「醫學革命論集」

余雲岫先生醫學革命論集定期出版預告

先生醫學革命論集，自出版以來，已逾十年。其間流傳十餘年，來提倡之，業已付印。預期陽曆八月九月之交，出版。茲因愛讀先生著述者，函詢日必數至，特此預告，以慰諸公之盼望焉。其定價及售處，俟發行時再行奉告。

先生醫學革命論集，自出版以來，已逾十年。其間流傳十餘年，來提倡之，業已付印。預期陽曆八月九月之交，出版。茲因愛讀先生著述者，函詢日必數至，特此預告，以慰諸公之盼望焉。其定價及售處，俟發行時再行奉告。

余氏醫述目錄

- 第一卷
 - ▲靈素商兌
 - ▲砭新醫(附)
 - ▲篤病人(附)
- 第二卷
 - ▲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
 - ▲研究國產藥物芻議
 - ▲中華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
- 第三卷
 - ▲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
 - ▲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代)
 - ▲致全國教育聯合會電(代)
 - ▲答潘瓊書
 - ▲駁俞鑑泉脈經血管不同說
- 第四卷
 - ▲六氣論
 - ▲結核病發生論
 - ▲與中醫學會論脈書
- 第五卷
 - ▲與某律師論剖驗書
 - ▲與揮鐵樵論羣經見智錄第一書
 - ▲與揮鐵樵論羣經見智錄第二書
 - ▲傷寒論研究辨惑
- 第六卷
 - ▲醫學正俗
 - ▲強泄鼻涕之害
 - ▲共食制與肺癆
 - ▲我所贊成之一時裝
 - ▲產後起坐之害
 - ▲產後惡露不多之無害
 - ▲乳
 - ▲效血時之休養法
 - ▲花柳病
 - ▲不妊上
 - ▲序啓類稿
- ▲傳染病全書序
- ▲臨症秘典序
- ▲肺病預防及療養法序
- ▲傳染病序
- ▲微生物序
- ▲藥理學序
- ▲內科全書序
- ▲外科總論序
- ▲各病注射療法大全書序
- ▲勸速組地方醫師會啓(代)
- ▲血暈說
- ▲雜著
 - ▲屠姓小兒之解剖
 - ▲地阿路中毒例
 - ▲地蕘佛林之一經驗

紹原按 我也是「愛讀先生著述」而曾去函詢問者之一。今社會醫報第廿八期刊出上面的廣告，方知我想讀而無處找的某幾篇文章，都已收入這部六卷的論集了。「余氏醫述」之名，色彩似乎太淡，若能易以較有刺戟性與表現性者，使人一看即知其目標之所在，或者好些。自然，書名使人人滿意是不容易的；我們認

爲好的書名，必定令舊醫起不快之感，而舊醫或肯認爲不太盪者，我們看了，又止不住要喚一聲『勞駕，讓它再熱點！』

又商務印書館近有彙刊『千種叢書』之計劃。不知怎的蒙主編人也肯給我一個效勞的機會，因將所擬的目標寄下一冊。我雖對於叢刊的全體有點別緻的意見，但其中所列余君的『中醫淺說』，丁福保氏的『中藥淺說』，和顧壽白，程瀚章兩君的『西醫』，『西藥淺說』則我確以十二分的真誠希望它們早點寫成，印就之後，跟着千種叢書中其他名著迅速的走遍全中國城鄉的家庭，學校，和公私圖書館。

十七年八月廿一日

(三二八)中醫譚五行說之起原

我的一位通信者(天津于鶴年)云：

弟以爲欲研究中國文化，五行思想不可不知，而五行思想以醫卜星相爲其存身處。弟擬盡學中國之各種方技，去年已稍學會周易筮法，將欲進而研究六壬等法。蓋不深入，萬不能了解中國□□(此二字看不清)也。(十七，四，十一日)

于君卒業於南開學校中學(據該校某期同學錄)；他以後的經歷和現在的職業，我均不熟悉。然我仍引了他的信，用意無他，以示醫卜星相等方技之共同採用五行說，現在知道的人已經很不少了。漢醫如不對五行說宣告獨立，便難免始終與其他的方技之士並稱。

能夠彰昭較著的攻擊五行說，或從歷史上詳究其起原者，在舊醫學界中似不多見，僅見三三醫報第卅二期(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出版於杭州)中有高維祺之『中國五行學說之起原』一文而已。文中引有尙書甘誓，洪範伏生尙書大傳，及左傳(文公七年)之文，以證古之所謂水火木金土，皆指本物而言，初無何等神祕之意義；其下又指出素問中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聲，五氣，五穀，五畜，五臟等配合法，與呂覽，小戴(月令)，淮南，春秋繁露所述相同，結言『黃帝內經上所言五行，是雜糅諸家學說所成，明爲鄒衍而後之思想。』高君的考據，也許沒有什麼獨得之見，而且多少許受了梁啓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的影響(梁文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十期，余未見，據同雜誌廿五卷二期頁六六而知；第二十卷想係民國十二年份的雜誌，然則梁文發表於高文之前)。但是舊醫只要肯受旁人的影響，順時代的潮流，明白承認『五行學說』，怪誕不經，

爲醫學進步之障礙」，便算很難得的了。

九月二日

(三一九) 矛盾，復古，與醫學

李振翩 周作人 江紹原

1. 李振翩先生函(八月十五日)

弟等對於中國舊醫學，素來取絕對的攻擊態度，但是因爲自己是西醫，總免不了有擁護飯碗的嫌疑。於今有第三者平心靜氣來作比較的研究，實在是足以驚醒一般人的甜夢。許多智識階級中人，明知中國的物質文明，遠不及西洋，甚至中國的哲學文學，也沒有西洋的好，惟對於醫學一項，却以爲中醫確有所長，他們讀了大著，……。

2. 周作人先生函(八月廿五日)

新舊醫之爭，我以爲不僅是職業上之問題，蓋係現在大反動之復古潮流中之一部份的現象，所以不可小看牠，在別方面新的勢力已漸被壓倒，因爲隨時可以『共』字加之，已無大抵抗力，(新)醫學一方面尙在掙扎中耳。

3. 紹原贅言

我們贊成「西醫」對於中國舊醫學取絕對的攻擊態度，因爲必如此纔能引起舊醫的反響，從他們往來的辯難，我

們便可以看出誰是誰非。我之歡迎并希望中西醫們交綏，蓋不下於我之歡迎并希望各派黨政家(例如國老吳稚暉方面和所謂「準共產黨」陳公博方面)多多的吵嘴。西醫於通俗的定期刊物外，應著作幾種 Handbook，像邪教聖經般贈閱各界；標語口號，亦不可少，雖則胡適之先生見之，又要說是「名教」(見新月一卷五號胡先生一文)。

「中醫確有所長」一語，我的「良心」呵我不必否認：我近來覺得連那三寸金蓮，若與「大脚片」相比，也確有所長(1. 做布鞋省布，2. 做皮鞋省皮，3. 少逛幾趟「新世界」，省下錢來給丈夫買貢獻看，以及其他)然中醫自然也確有所短，猶之乎金蓮之有所短，如逃難不方便，裹脚布洗起來太麻煩之類。真正重要的是中醫所長與所短之比例率。假使號稱「中國醫學」的那件東西，與西來醫學相比較，短處只佔一小半，一半，或一大半，那麼我們或者還不妨跟了那般主張溝通中西的人，提倡「截彼之長，補我之短」。但若不幸中國醫學之所長只有千分或百分之二三，則我看與其抱緊了舊醫學而截長補短，何如全盤承受了西來醫學，再動手把舊醫學中有價值的成分檢出來放到裏面去。截長補短是正常的，唯一的問題乃是以哪一種醫學爲體系。一面承認西洋的物質文明乃至文藝思想都比中國爲

優，而一面又以爲中醫確有所長者，當然也有他們的一番理由，所恨者，他們不大肯動筆，致我們欲領教而無從耳。故我除向新舊醫界的代表專誠請願外，還希望那般有自相矛盾之嫌的新學家以後也慨然讓我們飽聆偉論。

復古派隨便把『共』字加在旁人頭上，我是知道的。數日前報載某部副部長孔祥熙籲請國府保護衍聖公，其呈文中曾云打倒禮教是共產黨的理論（大意如此，文字不記得了）。至於新醫學家，被中醫呼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則有之；說他們是共，我還沒聽見過。自然，後面這個妙計，將來許有人發明，我們禮部且預備幾座特等文狗章，等着賞給他們便是了。

十七年九月三日下午

寫此文時，湊巧看見今日新聞報載有蔣總司令對報館記者的談話：『欲避免本黨目下之糾紛，惟有少發議論，多做事實，此時小冊子愈多，則青年心理愈紛，爲害愈大，而小團體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黨國危機愈甚也』（戊辰社稿）。在政治思想上，青年果真是這樣的缺少判斷力嗎？但他們在醫學思想上，或者尚不至於。新舊醫學家們聽者：你們有議論儘管發，有小冊子儘管分送吧！我們的智識尼

狗判斷你們的曲直是非。

(三二〇)近代的醫學革命(附)

明日可將周作人先生借給我的那本小書(Greek Biology and Medicine, by Henry Osborn Taylor, 1922, 係 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 叢書之一)寄還他。寫作紀念。

八月廿七日。

推洛氏的這本小書，只是一種通俗之著，而且是個急就章：如叢書主撰人所說，(一)欲好好研究希臘醫學史的人，於他書之外仍須檢閱 Sir William Osler, Dr. Charles Singer, Sir Clifford 和 Albutt 和 Dr. Arthur J. Brock 之著作(Singer 著有「科學歷史與科學方法之研究」，牛津大學出版，一九二一，又 The Legacy of Greece 中有他的論文，Albutt 著有 Greek Medicine in Rome, London, 1921; Galen 之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Brook 有譯本，一九二六年，紐約出版)，而且(二)希臘醫學對於後人的影響史，至今尚待寫作。但書尾(頁一三七)所引 Albutt 在一九一九年說的一段話，頗能將近代醫學的精神與 ideal 充分表出，茲譯出備用。

「那麼，這個新生，這個醫學革命，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它不是旁的而簡直是從一種觀察與經驗 (empiricism) 之術 (art) 擴張為一種以研究 (research) 為基礎的應用科學；從一種全靠舊傳 (tradition) 與熟巧 (sagacity) 的技藝擴張為一種尚剖析，循公律的應用的科學；從表面現象的記實譚擴張為內層關係的發見；從一套定性的條規公理擴張為諸般定量的測驗。反對或看不起西洋醫學以及主張溝通中西醫學的人，最應該把上面的一段文字早日看懂。你們想拿來和近代學溝通一下的那『歧黃醫學』，怕與近代醫學已經 outgrow 的歐洲舊醫學是屬於一類的呢。」

八月廿八日補 今日在圖書館讀着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倫敦泰晤報文藝副刊裏面的一個書評，藉知 Charles Singer 將他的關於醫學史及其他舊學 ("Sciences and pseudo-sciences") 的七篇著作，彙印為書，名『從技術到科學』(From Magic to Science: Essays on Scientific Twilight) (XIX + 253 pp., Ernest Benn 出版，價廿五先令)。不久他尚擬刊行一部同性質的書，接講中古時代後期之思想。評者又云，Dr. Wm. Osler, 生前熱心於科學史之研究，他曾在牛津大學特

設一讀書室，將各種叢書及書籍，提置其中，以便他自己及少數同好者任意研讀。Charles Singer 與其夫人，在當時都是此科學史讀書室中最勤懇最熱心的角色。洋學校注意設備，難怪洋學者個個能夠有成績。而我國各處之所設大學者，不是一羣朽腹互相傾軋之場，便是少數學閥盤據要位排斥忌己之地。在大學之外，研究學問者又得不着任何便利，援助，與鼓勵。有這些原因在，中國學者二十年三十年的成績，恐怕竟比不上洋學者五年十年的。

又評者云 Singer 之書常取材料於歐洲中古的 Herbarials (本草，或本草譜)。余近譯 W. R. Dawson 『寓言及俗說中之鼠觀』，見其中引有中古的獸經 (Beastaries)。我國的本草，內經，脈經，獸經，至今有人奉為瑰寶，而西洋方面同類之物早已讓位給這個學，那個學。這個不同之點，不是我們的羞辱是什麼。(鼠觀一文，送東方雜誌，大約可排入第廿五卷第十七期。我在弁言中對於小品同志提出了一個請求，出版後務乞賜閱。)

近代瑞典文學及其作家

查士驥

近代斯堪狄那維亞最早的獨立文學，是民歌和謠曲；在中世紀，人民的精神生活淪沈殆盡，祇有此僅有的民歌和謠曲，總算留下了一點當時人民精神生活的痕跡。後來

(Olof Dalin 1708-1763)。他是雜誌記者，是批評家，是詩人。著有英雄詩「瑞典的自由」及悲劇「布林西爾達」但以「瑞典國王史」為最得意的作品。

宗教改革運動轟起，其結果不久就顯現於瑞典及其他各國文學之中。可是現代瑞典文學的開山祖，却不得不推被呼為「北方的獅子」的歷史上的勇猛王古斯塔夫史阿特爾夫斯。古斯塔夫史一世，命人把「新約」譯成了瑞典語。並且當時的王室之中，也有不少持有文學興趣的人。所以近代瑞典文學的發達和瑞典歷史的有親密的關係，比其他北歐任何國家都來的深刻。瑞典近代文學的第一個先輩，是喬治史台恩哈姆 (George Stjernhjelm 1598—1672)。他是一個戲曲，抒情詩，史詩及教訓詩的作者，被呼為「現代瑞典詩歌之父」。他曾做過皇后鴿里史的娜的宮廷詩人。其後約一世紀中，沒有出過可和他比擬的知名的文學者。但後來出了許多的作家，都傾向於法國和英國文學，他的勢力乃漸衰。這一大批作家中最有名的，是沃陸夫達林

到了十八世紀末年，瑞典國勢更形發展，統治至一七九二年的古斯塔夫史三世，是一個忠心的文學愛好者，文學保護者，他自己雖不寫什麼戲曲，可是他第一個設立劇場，並創立了瑞典學院 (一七八六年)。這時尚有知名的

的三作家。開爾格萊 (J. H. Kallgren 1751—1795) 是批評家，詩人及抒情劇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欲脫去他同時代的束縛的傾向，在瑞典詩界中開了一個新生命，為他自己的名譽和他的時代，他的早死都是一個大大的損失。第二是電沃波爾德 (Leopold 1756—1829)。自開爾格萊死後的此世紀餘年，是由他支撐着的。他是以戲曲及雜詩書出名的。他的劇本是有他所屬的一派的弊病的，可是他的詩則是含有深湛的思想和可愛的形式的。最後倍爾門 (Charles M. Bellman 1740-1795) 是國民詩人，一方他又是一個聖歌

作者，是被一般國民所敬愛的。

至於十八世紀瑞典文學的傾向，則和當時世界上那一國都一樣，是學究的，近於形式主義的。不滿於此種文學而出來作反抗的浪漫主義的搢頭，是在十九世紀的初頭；立於此運動的先驅地位的人，當然是大詩人但格納（E. Sneri 1782—1846）。他生於貧苦的農家，與父早別，艱苦之末，得人助而入於大學。畢業之後，為希臘語教授，同時並兼掌僧職。他是一個樂觀詩人。他的聰明的理智及排除因襲的宗教觀和強硬的戰鬥精神，使他能排擊掩住當時全世界的梅論苦戀（Melancholy）和狂躁的氣分而有餘。他的輕快的詩風，使讀者得到深刻且明瞭的印象。他的出名為詩人，是為了他一八〇八年的戰爭詩。三年之後，因了「史魏亞」而被推為瑞典學士會的會員。他的詩風，以動情的，浪漫的二者為特徵。題材是在過去的事蹟中找尋的，資料的豐富，有的地方是很可驚服的。他是年青和想像的詩人。在這點上，使我們連想到席勒，他所佩服的詩人，也就是席勒。他的詩名的所以能及於全歐洲，當然也是因了他的傑作「富里特沃夫的傳說」（Fritthof's saga）。雖不及但格納，但也居於第一流作家的地位的，有羅奈貝里（Runenberg）。他是芬蘭人，但以瑞典文字著作。

他把一種受苦的錯誤的深深的感覺混入於他祖國的粗野的憂鬱性質之中。他的詩是嚴肅而強壯的，讀了他的詩，使你覺到好像有他的祖國的大荒野和黑暗森林和勇敢的，單純的刻苦的人民在你眼前。英國批評家愛特曼特高史在他的「北歐研究」中，特為他做了一篇精細的批評。他出了大學後，得到文學的學位，和但格納同樣是浪漫派的詩人，因了一八三一年的愛國抒情詩，和但格納同樣的被推為學士會會員。他的傑作長詩「旗手史塔爾的故事」，是分為兩次而出版的。芬蘭的國民的反抗俄國而謀獨立，但終歸無效的愛國悲劇，是此詩的內容。

白蘭梅夫人（Fredrika Bremer 1802-1865），是一個不應遺漏的閨秀作家。她是一個短篇作家，詩人及長篇作家。「平凡生活的描寫」，「家庭」，「隣人」是她有名的作品。後來她的作品經霍魏脫夫人（Mrs. Howitt）譯為英文，介紹至英國美國的讀者之前，「魯濱生飄流記」及「威克菲牧師傳」（Vicar of Wakefield）一樣風行。她的作品雖不免帶一些傷感性，但並不討厭。有喬治桑（George Sand）的率直而沒有她的作品的有趣，是她的作品的一般批評。

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的瑞典，詩人出的不少。所以這

後半世紀，是詩超越了散文，小說及戲曲而獨步的時代。就是散文，也是無力的，因襲的。所以有此反動的到來，是因為十九世紀已到了末期。因為自法國突擊來的自然主義和以易卜生為代表的諸威戲曲，把現實主義的主潮漲滿於瑞典的文壇。在這分期期中，有三個藝術家的名義是非提起不可的。第一個是歌唱大自然和農民生活的詩人古斯太夫佛萊廷 (Gustaf Fröding, b. 1860)，烏絲卡萊韋頓 (Os-Ker Leverin 1862-1906)，和魏爾奈爾風哈定史達姆 (Verneryn Heidenstam)。最後的哈定史達姆，是一個詩人，最初他歌頌自己，其次國家，他的靈感的高調，一時驚倒了當時的文壇。

瑞典的最偉大的戲曲家，也是世界上的大戲曲家，當然是史德林堡 (1849-1912)。詩的創作盛極一時的瑞典，至此才出了一個可誇於世界的大戲曲家。在斯堪狄那維亞文學之中，除了諾威的易卜生外，沒有第三人能和他比敵的。易卜生看見了史德林堡的照片後，曾嘆道：「比自己更偉大的人是有的。」傲慢不屈的易卜生尚如此自白，他的生前的盛名是可想而知了。「瑞典的沙翁」，是史德林堡生前的批評家通稱的綽號。

奧古斯脫史德林堡，生於斯托克霍姆。自早就入了烏

普薩拉大學，但貧困異常，學問不必說，連吃也有些困難。一八七〇年，廢學而寫戲曲。一八七二年的「馬師脫沃久沃夫」，是他的處女作，但被拒排演，擱置了有六年之陸。可是到了後來上演的時候，真是轟動一時，說的大一些，則可說是留下了可說是瑞典戲曲的文藝復興的記錄。這六年之間，他因欲得到衣食之資，和不少的職業發生過關係。他做過小學教師，做過新聞雜誌的記者；戲曲家不必說，就是科學和政治的評論，他都寫過。他也曾着手於短篇。雜多的經驗，使他的作品的內容更為豐富。一八八三年，旅行至丹麥，德國法國及意大利。同時連續的出版了許多短篇小說和戲曲。「父」的排演，是在此年後的第四年，即一八八七年；祇此一劇，已可充分的證明他為歐洲戲曲家中的偉人了。接續他出了五部的自敘小說；但因了過度的頭腦的活動和某離婚事件，使他不得不作一年的靜養生活。他先後共結婚過三次，但都以離婚而終。他的性格的偏奇和極端的固執，使他嘗到如此悲慘的滋味。或者他是一個先天的婦人憎惡者呢，也未可知。出現於他的戲曲中的女性，都是難以測度的野蠻而無知的。他對於女權擴張運動，當然是沒有多大同情的。在這點上，和易卜生的贊同女性的獨立和解放，是立於正反對的。這或許是

因史德林堡的連續的結婚破綻使他走到如此結論的罷。

他於一八九七年歸瑞典，至一九〇二年死為止，一直住於祖國。他自年青時起便是一個厭世家。此厭世家想，當然受到尼采的感化頗大，但當然也可以視之為由他的充滿着悲苦的經歷所釀成的。生之悲哀，是近代文學家所描寫的一特質，可是要像他的作品那樣的富於濃厚的生之悲哀的，是不可多見的。他的深深的厭世觀，就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漂着凄慘不忍視的情調，他追窮一切，人生的黯黑面而全無忌憚的描寫——這雖是一般自然主義作家的態度，但也很少能和他那樣深刻的。他的三次的不幸的結婚，使他成爲一個極端的女子厭惡者。「結婚」的一書，是他收集二十餘篇關於結婚的短篇而成的，但其中當然充滿了對於女性的嫌惡和對於結婚的呪咀。在他的名著「父」中，表現出了他的女子對於孩子，是可以確切的相信自己母親，男子則不能知道到底自己是父與否（即女子的節操，是難以信仰的）的一思想，是一篇描寫被此疑慮所責備的男子，被惡妻虐待而在死的十分陰鬱的悲淒的作品。網在他的作品「姍麗哀姑娘」的序文中，曾說到下面的一段話。

「有的人非難『父』太悲慘了。一段人所要求的，是所

謂『人生的悅樂』。劇場主所要求的，當然是滑稽喜劇。

『悅樂』之物到底在那裏呢？我是想在強力的恐怖的人生的苦惱之中找此『悅樂』之物的。所以自己所選擇的材料和普通的材料也許是十分不同的。或許使平凡習俗的牧師輩吃驚也未可知。可是反對的發生，是事實的複雜的意思。祇從一方，是難以看到對象的。人生的事實都是由普通所想到以上的動機而發生的。可是觀察者却祇作最單純最方便的判斷。例如某男子自殺了等。一般人說『事情不順利』，女子說『戀愛沒有意思』，病人說『那也是因了病』，失敗了的事業家說『是失望的結果』。他們知道些什麼，死人是祇留下了死後才是最便利的事情的一被隱住着的真理由。」

而『父』之一篇，就是要表示出此「被隱住着的真的原因」的作品。到了晚年，他的厭世的絕望的思想，漸次取了宗教的神祕的傾向。至童話劇「白鳥公主」而此傾向益著。

薩哈里亞史托貝里亞史 (S. S. 1868) 是瑞典和芬蘭的詩人，小說作家。生於芬蘭，是海爾辛福爾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有人說他是一個歷史小說和作家，持有可和司考脫比肩的雄大的構想。但他的爲獨步於當時和詩壇的瑞典抒

情詩人，是無可否認的。

現在再講魏爾奈爾風哈定史達姆。他比史德林堡遲生十年，但他的傾向，和自然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傳奇派的主將，至今還生存着。他是呼為月桂詩人 (Poëlsauraeus) 的。年青的時候，想做一個畫家而到了巴黎。一會傾向於文學而作詩。一八八七年父親死去，乃歸故鄉；那時他已是一個詩人，備受鄉里的尊敬。他最初所作的小說，是傳奇「恩琪明」，是以新的方法來改作古舊的題材的，是優美的戀愛故事，東洋的氣味，一切都是反抗西洋文明的壓迫的幻想的輝耀。他是有不能忍受自然主義的跋扈的反感的。一八九〇在「貝皮塔的結婚」中，他高唱理想主義而求內心的真理，這恐怕是他的不能蔽掩的信念罷。一說到他的小說，則誰都會立即聯想到他的「查爾斯曼」的。這是查爾斯十二世和他的戰爭的故事。是描寫瑞典的英雄主義的散文詩。他是自然主義的敵人，他罵道，自然主義是特意使深密中的污氣通過了室內而流出之物。「查爾斯曼」自這意義上，集合了故事，俗謠和傳說，使讀者的心沈浸於愛國，英雄及理想之中。一九〇〇年，他作第三次的結婚，在凡士哀那組織了家庭。凡士哀那是他少年時代棲住的回憶豐富之地。一九一二年被舉為瑞典學士員，四年後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他的名聲乃遍及全世界。

韓詩阿林，是繼史得林堡的瑞典文壇的新進作家之一人。史得林堡在生前，對他也有過大大的屬望，到了今日，在瑞典戲曲界中他是一個嶄然的青年作家。他的傑作之一，是「母與子」。自一九一八排演以來，每年均有表演。這是一部講死刑的戲曲，瑞典死刑廢止論的所以能提倡起來，此戲曲是有力量的。此外尚有四幕歷史劇「查爾斯十二世」，描寫法國革命的「洛貝史比爾」，與描寫健坡賽人生苦的「本達」。他在瑞典完成了學校生活後，到柏林及巴黎，從事新聞雜誌的經營。

在意大利的格拉齊亞德列達女士 (本刊第八期已有過她的生平及作品的介紹，可參看) 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以前，珊爾瑪拉蓋萊夫 (Silma Lagerlöf of 1858) 是唯一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婦人作家。在瑞典的戲曲家之中，像史德林堡那樣的徹底的自然作家，並非沒有，可是和其他諾威及丹麥一比，則瑞典的藝術個性的趣味和傾向，好像是一個百花亂開的花園。例如有哈定史達姆的傳奇作家，也有像拉蓋萊夫那樣的始終作神祕，原始味，靈的讚美及傳說讚美的作家。她現在已過七十歲了，可是仍不絕的執筆著作。最近的著作，有「查爾洛脫李文史開爾特」。她年青

的時候做過女教師，是一個富於宗教性的田園的處女，對於騷擾的文明世界，她從來也沒有加入的經驗。她一生中是一個處女。自她在作女教師的時候應某新聞的懸賞而她的一時作成的小說「開士脫貝林」被當選後，她就和文筆生活相親，此外則一些事情也不管。拉蓋萊夫的藝術的中心，當然在於對人生的苦惱作共鳴的人道精神和可說是超自然的信仰的幻想詩的展開。

徐格佛里特貝爾傑爾志於一八八二年生於史托克霍爾姆，烏普薩拉大學畢業之後，便投身入文學界。他文學生活的出發，是一個詩人，敘述的精細和題材的清新，大被當時的詩壇所注目。自一九〇六年短篇小說「瑪爾哥德」成功以來，他改行專作長篇。長篇小說「在河下」，有英美的譯本。「在河下」是一篇包含着兄弟姊妹的一家族的故事。兄弟們在小孩的時候便和兩親分別，隨環境而生活下去。家族們所住的家，是和首都史托克霍爾姆相近的，但因了都市的發展，家族內各人的個性當然也必受到一些影響。作者捉住了個人與社會的互相生長的心理，而銳利的觀察，而熱心的進行。現在傑爾志雖尚未滿五十歲，可是已站在文壇的最前線了。

「天神之園」的作者哈爾瑪貝爾格門（1893—）也是

不可遺漏的。他是瑞典現代作家中的新進。「天神之園」是於一九一九年在本國出版的，一時成為文壇上的批評之的。小說的場所在歐洲的十分古舊的但沒有舊弊的頑固的貴族社會。他以為自己要前進，是沒有人能克服他的。有一個暴起的冒險者，他想根本改良此舊社會，可是全無效果，結果反被舊社會所征服。

山雨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階級與文學（譯文）……………云止

關於好奇心之一考察（譯文）（續）……………江聖遠

黃花滿徑香……………鳥言

情書一束（譯文）……………呂漪紋

愛情的叫賣……………贖生

首都漫筆……………穎父

雨絲……………任叔

神聖的童年

曾仲鳴譯

法國美爾博 (Mirbeau) 著

—La divine enfance—

在森林中，由枝葉間，可以望見遠處，有一座白色的大屋。處炎日之下，正是日間酷熱的時候。疲倦的羣鳥，寂無聲息。枝幹絕無微風，兀然不動。

如璠——十歲——坐在場上，背靠樺樹的粗幹，髮則稍稍散亂，膚色暈紅，奔跑方竟，喘氣不已。她的大草帽懸掛樹際，近她的身旁，在樹陰下發光閃閃，似一朵寬闊的金花。

如駿——十二歲——向着如璠，平腹而臥，神色愁悶，時時以手拔細草。

他們相對許久，一句話也不響……末了，如駿決定發言。

如駿 爲什麼喬治又吻你？

如璠 喬治，沒有這回事！

如璠 是的，他曾吻你，我已經看見……他吻你的脖子，在客廳的門後……並且你呢，你也吻他……我還可以證明，你吻他的時候，你閉着眼睛，和一隻小貓被人摸撫的情況一般。

如璠 純粹是謊話。

如璠 我明明白白的親眼看見……並且昨天呢？……

如璠 什麼事，昨天？

如駿

昨天？爲什麼呂細安也吻你。

如璠 沒有這回事……呂細安沒有吻我。

如駿 有的，他吻過你……我也看見了……他吻你的嘴，在花園裏，暖室的後面。

如璠 純粹是謊話……

如駿 謊話？……我也可以證明，你轉身的時候，把一根紅百合花踢斷，還把金蓮花壓倒了。

如璠 (呈強硬狀) 呀，還有呢？……設使這些事，我高興幹去，難道我就沒有權利吻喬治，吻呂細

如駿 安，或者吻別的人麼，……你亂想什麼？……
 如駿 我不舒服……這些事使我難過呢！……如珊？
 那麼？……

（她折斷一條檯枝，放在口中細嚼，帶着冷笑，用眼角看如駿，如駿正以手掘地，作一小孔。）

如駿 那麼，爲什麼你不肯給我吻你一下呢？我？

如珊 你——那又不同了——

如駿 爲那麼不同呢？……

如珊 因爲……

如駿 因爲，什麼？……

如珊 （作尊嚴態）因爲，你，我們將來長大的時候，你就是我的丈夫呵。

那也不是一件理由呀！

如駿 是的，這是一件理由……

如珊 將來我是你的丈夫的時候，你要我和你接吻，是麼？

不……做丈夫的，向來不吻他們的女人們。

呀，真的麼？……那麼，要女人幹麼？

如駿 呸，爲要小孩子罷了。

如珊 呵！……將來我是你的真丈夫的時候，你還要吻

如駿

喬治，吻呂細安麼？

那是當然的……今天你真奇怪了……你有什麼？

我想哭呢……

如珊

你真是蠢才，——

我想真麼——……我的小

母親吻過我的爸爸麼？……我却永遠沒有見到我的

小母親吻過我的爸爸……爸爸，他呢，他只吻

我們的女僕，叫做志麗的……我的小母親，她

呢，她只夏密先生，……當然的，她只吻夏密先

生，她吻他的頭髮，他的眼睛，他的嘴，隨便什

麼地方……但是，至於爸爸呢，她向來不吻他

（稍爲明白些）我的爸爸也是如此……他向來不

如珊

吻我的媽媽……

我已經和你講過——……結婚以後，這些事，向

來不做的——……因爲這些事太不正當呢！

真的——……我的爸爸常常吻都黎爾太太。

呸，當然如此——……還有你的嬾嬾呢？

嬾嬾？……她常常和李曦先生接吻……

如駿

你看，是麼！

那一天，嬾嬾還坐在李曦先生的膝上……她把衣

如駿

服解開，李曦先生便吻她的胸前呢……真好玩！當然的，這是真好玩呢。

（此時如駿在草場上，爬近如珊，他以肘靠地，以手支頤，拚命的看她的眼睛。許久……）

如珊

如珊！

什麼事？

如駿

（沈重的說）你既然說這是真好玩的，……那麼

——我也要你把衣服解開……我也要和你的胸前……和李曦先生吻嬲嬲一樣……

如珊

不，……不，……

如駿

設使你肯把衣服解開，設使我吻到你的胸前……

我就要給你看一件更美的東西……

如珊

什麼東西？……你說，什麼東西，即刻說——

如駿

不，以後……

如珊

（很高傲的說）即刻……即刻……即刻——

如駿

不，以後——

如珊

你說這些話，不過想騙我罷了——以後你一定沒有什麼東西給我——

如駿

我既然答應你，哼——一件東西，喬治和呂

如珊

細安都不能夠給你看，有那樣美觀的——（現猶豫態）是和，是的，你要騙我罷了……這些話都是胡說——

如駿

我同你發誓罷——

如珊

那麼，好的，你只要去告訴我，是一件什麼東西——以後，我一切都憑你的意思！

如駿

設使是喬治或呂細安請求你做，你一定就做……我，我不曉得為什麼，無論如何，隨便那件事，你總不肯答應。

如珊

你告訴我，究竟是什麼東西？

如駿

哼，這件東西，喬治和呂細安能夠給你看，有那樣美觀的……它是更好看過……過於……

如珊

（她發怒了）那麼，快點說罷……說罷……說罷——

如駿

（帶很熱烈的情況）如珊呵——設使你是肯呵——給我吻一吻罷，只要些少……你看罷，只要些少……和我的嘴唇一般大……

如珊

（他握住她的履尖，越移越近，想去抱她。）（避開如駿，忽然縮起兩膝）放了我罷……你癢

我呢……你使我不舒服……我討厭你了。

(她即站起來，發怒而面紅，向森林中奔去，絲髮爲風所吹，飄飄然……如駿也站起來，追她，作哀求聲。「如珊！」「如珊！」在樹間靜息的羣鳥，忽被驚醒，狂叫飛散，如駿和如珊漸漸的

隱沒了，他們剛纔的臥處，還留着兩個青年的體格的痕跡，如珊大草帽和寬闊的金花一般，依然在樹陰下，搖蕩不止。)

純文藝批評的

讀書界周刊

汪儁然編

第四期目錄

夏朶物里盎的「納南」
文學與藝術(哥德)
雪林女士(作家介紹)
秤斤論兩的稿費

張若谷
碧珊

白石

第五期目錄

文學之將來
天才男女的情書
傳授祕法
擺倫和雪萊
創造社的新工作
文藝界的被壓迫階級

汪儁然

維建譯

書生

江嘉炎

茅茹

白石

文壇消息

每期二分

全年一元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嚶嚶書屋出版

島原心中

菊池寬原作
章克標翻譯

那時候我正構想着一篇通俗小說的情節。要做的是一個窮貴族招了一個暴發戶的怨，被用種種手段受着物質上的壓迫，貴族要想衝出這重壓迫而跌斛斗。這斛斗跌下來，正倒在暴發戶所佈的網中，成了法律上的真罪人。

我對於這貴族的在切迫之極裏犯了法律上的罪，極想寫得真實一點，要是實際上的確會有的事情才合意。想避去通俗小說上所慣用的常套手段。因此我就想去和法律上的專門家商量一下。

我就在腦中一個個數出成了法學士的舊友輩的名字。在高等學校時代的知己，成了法學士的原是不少，不過想起來的，只是那些進了郵船公司出洋去的，政治科畢了業到農商部做小官去的，進了三菱的，而專門法律的法學士可以做我商議對手的，却一時很想不起來。這時忽然記着了綾部，他是我中學裏的朋友，去年脫離了京都的地方審判廳，到東京來，在有樂町的××法律事務所做事。來東

京時他曾給我一個通知，這有名律師××的名字，很不可解地明瞭留在我腦中。

我就去問綾部，從在三高當時和他一見以來已有六七年了。他和學生時代已全不相同，長得白皙了。做了三四年檢事的成績，殘留在他澄明不動而冷颯颯的眼光裏。他很歡喜地接待我，替我想了合於我小說裏情節的犯罪。一路這邊那邊參攷刑法的條文，很替我費了心血。而且他還說了這些話。

「你做小說注意到法律這一點，是我很佩服的。真是讀了現在的小說家所做的小說，從我們專門家的眼光看起來，很可笑的地方極多。只該是徒刑的却變做禁錮，應是三年以上的徒刑，却又成了二年徒刑的，有很可笑的地方。而且小說家所取的材料，一步也脫不出小說家的生活範圍，這是我很不滿的。我們的希望，是要把有法律背景的事件，就是關於民事刑事上有趣味的事件，做成材料，

多多制作。總之，要造成完全的法治國，各人對於法律的觀念，非更加發達起來不可。這頂好你們多寫些法律上的事件，使一般知道法律在人的生活，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假使你有心要做，我可以把檢事時代的許多經驗講給你聽。」

冒頭這樣說了，他對我講了底下的一篇話。

★ ★ ★

「車子進大門時，我心裏想『這地方就是島原了啊！』同時不能不感着很大的幻滅，和這幻滅所伴起的淒涼。實在很慚愧，我到島原，這還是第一次。我雖然從高等學校時代到大學，一直在京都住了六年，那個一向那麼樣有名的島原，却一次也不會到過的。也有朋友一二回這樣邀我：『到妓女街上去麼？』可是那時規矩——甯可說是膽小的我，脚踏到那些地方，也像有些不放心的樣子。

所以剛出大學不久的那時候，在我心裏的島原，仍舊是小說戲曲歌詞傳說中的島原。還是像錦繪上所見的，壯麗的建築接連着，娉俏的粉頭來來往往的花柳街。

因之那一天——的確是十一月初頭——由上席的檢事派我到島原去時，我也不能抑制自己心裏動着妙的興味。到的地方是島原，而且是去檢驗這朝上發生的心中（註）事

件，所以我是對於地方的興味和對於事件的興味，二重地興奮着了。

（註）心中就是男女的情死。

「島原心中」這一句話，像小說戲曲的題目一樣，在我心裏美妙地浮起了的。

但車子通過了像是那地的大門，街進街裏的時候，從下着的幌子的明角窗裏，看見沈靜端默地並排列在十一月的鈍重的午後日光裏的低小破敗像衰頹不堪要倒下來房子時，因為知道這有名的花柳街，更加感得悲傷可憐的樣子。每一所房屋都像衰弱極了的病人，已被醫生回絕，等候着死期的降臨，在任其自然的衰敗凋零下去的樣子。從有染着店徽的門窗間隙裏可以透見的房屋的內部，也都是暗澹陰鬱，使我想像是將要寂滅去的影像，原原本本地現出來的樣子。

車子灣進橫街時，我眼前所出現的房屋更加悲慘。說悲慘，還是叫牠醜惡更加適當吧。這裏那裏都是用粗劣的木材所搭的不費錢的建造，塗得武氣騰騰的格子 and 櫃子窗的礬紅色，引起發悶的不快。就連灰塵沾滿的方燈上的第二清開樓或相川樓那些文字，也像鄉下的花柳巷中所見的那樣引起下等感應的。

有心中事件的樓前，站着該管署的警察，所以立時就明白了的。

我從車上下來時，走出裁判所時所有的興奮和興味，一點也不殘存着了。

這樓是這街上並排着的粗造的樓房的一所。走進了入口，土間（註）是京都市的一直通到裏面，左邊有家人與娼妓住的房子，右邊就是樓梯，是使客人可以直接登樓構造的。

（註）日本屋子進大門有一塊不鋪地板的地點，就把木屐脫下在這裏再走上去的，因為他們席地而坐，在屋中只能穿襪子的。這一塊的泥地，叫土間。平常就是門內的一小方塊，京都市的房子，却是連長去作為穿木屐也可以走的通路，直到裏面，如同廚房等地，便利下役工人的出入。

心中發生的地點不必說是樓上了。我接着警佐的出來迎接，正要走上梯子時，忽然注意到從遮着這土間半中的淺黃色門帘中間，有個靈活溜溜地看着我面孔的，像是這一家的主婦的女人。廣平的額有些禿了，眼中有陰險的光輝，是一見使人不能忘却的女人。

我很意氣揚揚地走上這樓梯。在前面的警佐，走完梯子突然把身子往右一避的樣子。我不顧着這些，坦坦然地上去。忽然在走完了梯子的我的脚下，有異怪的物品在打

滾。（那時真這樣想了。）不過頓時留心看看，却是我穿着襪的脚，幾乎要踏着了那仰天倒在廊下的女人的散亂的頭髮。那時候我所受的激動，現在也還有幾分可以記得起的。仔細看看，心中就是在這梯子上面的四疊半（註）的上房間中實行的，像由女人跌倒時所帶倒的紙格裏面的席子，腥腥地凝固着的血黏佈滿了一面。在這血泊之中，鋪着像是印花布或什麼的舊被褥，女人的兩足有些稍是擱在被上的。天花板要碰到頭那樣底的小房間中，只有一扇採光的小窗，所以在白晝也是陰暗的。在這陰暗的一角，像是心中前男女飲食過的大碗酒瓶之類，亂紛紛地攔堆在一旁。壁是京都遊廊裏所常見的黃色砂壁，仔細看去，在對面的壁面上，像含在嘴裏噴霧的樣子，一面噴着血。

（註）席子，房間的大小以席子做單位，如說六疊八疊十二疊等。每疊約長五尺闊半之。所以四疊半的房間是每邊長七八尺的小房間。

對於這一種情景還不會慣習的我，一眼看見了這樣慘淒的樣子，感着像冷水淋頭似的全身體的震驚，但在會同的警佐與書記面前，只得努力裝出鎮靜的態度，先檢女人的傷口。女人正好是堂堂切斷了頸動脈，全身體裏的血潮像都從這傷口裏進來，從胸口到膝上把污穢的絨布寢衣浸染得濕濕地之外，還從席上流到廊下，染成紅的河樣子。

但看傷口時候，更加使我感動的是那枯槁的面孔。確是已近三十歲的細長的臉孔，那像土一般粗糙的灰青色的皮膚的眼屍邊紅爛的眼睛，看去總不能想牠是一副人的面孔。並且也不覺得有些像人樣的。只感着那不可名狀的醜陋。

死未成功的男人，移在別室裏，受醫生的治療。我來檢驗的主要目的，是在訊問對手的男人，確定這是否無理（註）心中，或即使是合意的心中，男人有沒有幫助自殺的事實。

（註）心中的兩人，一方面並不願意，而他方無理殺之，再自殺的事實。兩人同意的，叫合意心中。

由二人寫着的遺書，這無理心中的疑是全解除了，但是自殺幫助的嫌疑十分可以有的。

我爲要對那個男子行臨床訊問，到安置那男子的別一間房裏去。看看那對手的男子，是剪着平頂頭，二十歲前後，方臉孔的工人風的人。紮包咽喉的傷口所施的繃帶，把下巴都纏沒了，成一種很臃腫的樣子。雖則面上沒有血色，眼睛是死洋洋的遲鈍，可是那傷創的並非致命的，就不是醫生的外行也立刻可以看得出的。

我在進行訊問之前，先把警察所查得的二人出身和到

心中的事情，先問一遍。男的說是福島縣人，是西陣（註）的職工，已經被徵兵所取，十二月要入營去的。女的是鳥取縣人，到今年二十一歲，在島原已經做了近十年生意了，但被債帶住，年期還沒有滿。平常是陰沈少言的人。近來從鄉里來了一個通知，說母親在生病，口裏不住說想去探望探望，但因為是生意上人，不能自由走動，口上是很發恨。男人是從十月初來起的，這一回是第六七回。心中是在午前七時實行的，大家都沒有起來，所以經了三十分鐘之後，主婦方始聽得男人的呻吟。主婦跑上去時，女的已經完全斷氣了，主婦把男人手中的短刀奪了下來。在用短刀之前二人曾吃過揮發油却死不了。

（註）京都出產布匹絹綢的地方，是織造工場匯集的地點。

我先問了這些前後的事實，再去開始訊問。

我要開始訊問了，警佐和巡查要那男人在床上坐起來。男人想舉起頭來，像是敷着咽喉傷口的痛，咬緊牙齒，耐住那苦痛而起來的樣子。

「不好過，這樣也行。」我給他這注意，警佐却遮住我的話說，

「什麼，不妨的。只切了氣管，性命沒有關係的。」

這一回又是叱責那個小夥子的樣子，

「喂！好好地放出一點精神來呀，這樣的傷總不會死的呀！」這樣說着，在他肩頭拍地打了一下。

可憐這小夥子的同情，立時被我職業的良心所壓倒。我在開始訊問時，已經是普通檢事的口調了。當那時節我正漸漸體會了對於被告訊問的訣竅。

「喂，這回要問你些事情了，你也知道事體已經做了出來，是沒有辦法了的，所以不要牽絲攀藤去多想，只要把真實的話爽爽快快的明白說出來好了。你也是有勇氣做這件事體的人，所以也得放出勇氣來明白回答我的問話。好麼？這麼樣說了要被看成這麼樣，那麼樣說了要被當做那麼樣，肚中轉着這一類的念頭是不行的。想出來的就變成假話了，假話便要前後不合拍了。不合拍之後即使是真的，也被當做假的了。懂麼？所以你要說得使我理會，使我點頭稱是才好，這樣，因為是已經做了出來的事情沒有辦法的，結局還是你的好處。明白地說出來是頂上算的。」

不論檢事或是預審判事，在開始訊問之前一定先說這樣一套的話。若不是這樣使對手放寬了心思，那就要專一說出些謊話來就討厭不過了。

「怎麼樣？你明白地說麼？」

這樣叩實他一句，那施了繃帶頭不能動的小夥子從受着傷的咽喉裏，發出像呻吟一般的聲音，

「說的，明白地說的。」

這樣回答了。但大概的被告在這樣回答了之後，照舊造謠的。

「女人名字叫什麼？」

「叫錦木。」

「從什麼時候來起的？」

「從十月初頭。」

「那麼還不到一個月哩。一共來過幾回了？」

「這倘是第六回。」

「每一箱要化多少錢？」

「喏！」小夥子稍微住了一住，忍痛吞了一口唾液之後

「要六塊到十塊錢。」

「你在工場賺多少錢？」

「一天掙一塊半錢樣子。」

「唔，那麼除了吃飯哩洗澡哩之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

喏，賺十塊錢光景。」

「是吧，不過賺十塊錢光景，那麼一個月要來玩六

回，每回要化六七塊錢，是當然不發的了。」

「喏。」

「那麼在別的什麼地方想了法子吧。」

「喏。」

「向什麼人去借了錢吧。」

「喏！向朋友借了二十塊錢。」

「以外沒有麼？」

「從爺借了十塊錢。」

「唔，合起來是三十塊啦。只欠這一點，並不是還不了的債吧。」

「喏。」

「到底爲什麼做了這事？」

小夥子像暫時沈思的樣子，忽然咳嗽起來，却就有像池一樣的血從口裏湧出來了。因爲氣管受了傷，血從嘴裏漏出來的。

我恐怕爲了我的訊問，使這青年的容態變成險惡，問警察醫看，他却冷淡地說，

「什麼！不妨礙的！無論怎樣性命沒有危險的。請你安心訊問下去好了。」

我因此安心了，再向小夥子說，

「喏！這樣想起來是不行的，明白說！明白地！」

小夥子用鼻紙揩拭着嘴唇周圍附着的血，「我今年要服兵役去，心想在入營以前，多少積一點錢給兩親歡喜歡喜，可是因爲這樣，錢也積不起來，還欠了債；還有那個女人也是可憐的女人，不住說着要回鄉里去探望母親一次，但是回去不得，所以說反不如死了吧，有了這一種商量。」

「唔，是這樣商量着同死的麼？但是說到債不是只有很小的一點麼？而且假使女人是這樣地要回鄉里去，不是你帶她回去一徇就好了麼？又不是很遠的地方，不是鳥取麼？」

「喏，這個是不能設這樣。完全。」

「真麼？你所說的話，聽去也有些道理，不過要說就因這樣去死的，我總覺得有點不對。不要想，明白地說吧，想出來的話是假話，不行的！」

這樣說了之後，那小夥子在他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道血色說道，「拚了命做的事體，決不會是說說的。」

對手是稍微激昂的樣子，我用冷然的態度說。

「真麼？那麼這樣好了。但我總覺得不對。我心裏覺得不對，就是因說話的你的心裏有些膈膜的緣故。在這樣

的時候還不說真話，有點不像堂堂大丈夫了。有什麼別的理由吧？還做了什麼壞事吧？」

「不，決沒有什麼別的壞事。」

小夥子急切地回答，同時傷口裏又漏出了血了來吧，很苦相的又連連咳嗽。我心裏這時已充滿了職業的意識，青年雖則在苦痛，也不湧起像先刻樣子的同情了。不但如此，我見他是很執拗的樣子，突然把訊問的方面變轉了。

「那麼這且不管牠。到底是什麼人先動手的？是你還是女人？」

「她說我先去，就先拿起了短刀在咽喉戳了一刀再把刀丟在壘上給我的。」

「唔，對了，那麼女人是怎樣戳的呢？」

「那是女人把刀鋒向着上面，刺進咽喉去，血就流出來了。」

「執那短刀的手，是右手還是左手？」

「右手。」

「對了。那麼以後呢？」

「以後我接了短刀，一刺之後，很難過難過，不覺站了起來。」

「再呢？」

「我大概是叫了。以後是糊塗昏去了。」

「真麼？昏去了麼？那麼這壁上灑的血又是爲什麼的呢？」

「我難過不過，靠上去的。」

「以後怎樣呢？」

「醒轉來是這裏的主婦把我手裏的刀奪去的時候。」

「對了，是這樣的麼？那個叫錦木的女人真也是利害的女人了。但是你沒有說謊麼？那女人刺咽喉的情景你再說一遍看。」

同一事項叫他說兩遍，是我們訊問的常套手段。被告假使是說謊的，一定在那些地方有不合拍出來的。不過在那時對於這咽喉有傷的被告要他再反覆說一遍同樣的話並非不覺得太是殘酷，但當時我的熾烈的職務心，立刻把這心思打消了。

不過小夥子却還是反覆那和前次一樣，沒有什麼矛盾的陳述。

「真的麼？那女人一個人做的。但是你沒有相幫她麼？女人不是太可憐相麼。反正二人一同死去的，女人若是苦惱着，你是一同執了手去鼓激她才是人情哩。這樣才是人情的美點哩。好不好，且不管，不是該當這樣的麼？」

先刺一眼看了女人屍體時，我覺得那女人，說起來呼吸器總是有點病的，那樣子瘦弱的女人，無論如何不能使我相信她是像那男人所陳述一樣有勇氣的女人。我最初就相信有自殺幫助的事實。而且先刺一看時，也注意到傷口是完美的一刀之下戳透着的。

「怎樣？我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那女人是像你所說那樣的有勇氣的人。這地方我覺得是十分可怪的。怎樣？不明白地說真話麼？實在是替你代替她戳上一刀的吧。」

小夥子分明現出狼狽的樣子。

「不，不。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一面打消着。

「那麼問你。那女人咽喉地方有搔傷的，是什麼道理？」

小夥子稍微臉上紅了紅却又沈默了。

「你不是一同幫他刺的麼？」

小夥子微微搖搖頭。

「那麼是說不會做這些事哩。是說女人戳咽喉時，你的手不碰着女人的身體麼？」

「不，兩人相抱。」

我在心裏喊出「好了。」

「兩人相抱了？唔。先刺你沒有說這話呀。對了，兩

人相抱了。」

「兩人抱合在一起，女人刺戳了咽喉，一同打滾着。因出了血來，想去捺住牠。」

「對了，你說的話不是漸漸和真相接近了麼？但是還要更加真實一點才好。再稍微說一點。再稍微說一點真話就行了。」

「於是女人掙揮着手，搔了咽喉。」

「對了。就是說因此有了那搔傷了。這些事情是可以有的事情，所以能作為真的。但你再仔細想想看吧！普通的女人是膽小的。像鬼神的阿松那樣的毒婦，或者像乃木大將夫人那樣的女丈夫，那麼也許能完美地一刀自己戳死，但是像那個女人一樣的身體衰弱的人，說是這樣的，能不能？叫什麼人想想都容易判別的。」

這樣講去對手的小夥子像無話可答一樣，沈默不響了。我想！這只要一息了。

「本來這些事不問你，也早已很明白了的。有專管的醫生回來，大概的事情不問你也是知道的，想看看你是說真話的麼，你有什麼可取之點沒有，所以來問問你看的。」

話這樣說絕了之後，小夥子苦悶地動着身子。

「啊，老爺吓，我要死，請殺了我。」

他像悲鳴一樣地叫了，而且很悲切地歎喘起來。
我像叱責那小夥子一般地說。

「這樣的沒骨氣的事，做什麼！現在不是你一生中緊要的關頭麼？不是從此要改了以前的錯處，再變成一個好人堂堂地活下去，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機會麼？若是你以為做的事是錯了，那麼對於死了的人，對於社會，好好地做一番正大的事業，當做一種報答，那自己改造的重大的時機，不就在這一刻麼？在這樣要緊關頭再要說謊！那是你一點可取之處也沒有了。不是成了人中的渣麼？喂！什麼！要死的？這種沒骨氣的話少說吧，正經地坦白地說出真話來吧。把短刀的柄稍稍捺了捺哩，在一同滾的時候稍微按了按哩，說出真話來吧！」

「昏去了，我不能分明知道，也許一同倒下去的時候，我的手曾摸到過她咽喉邊的。」

小夥子到底說出真話來了。我的臉上也不能自己地浮起了得意的微笑。

「對了。但是你自己做的事體，總不會不明白的。唔，你是以為說得很明白了，但是普通人想起來却不明白。在你肚裏想想看，原是明白的，說出普通一般可懂的話吧。但是並非叫你說謊呢！」

小夥子暫時無言，漸漸決心了的樣子。

「仔細想來，她自己刺了一刀之後很苦惱的樣子，所以在地上面捏了短刀柄的留下的部分，一同替她着刀刺下去的。」

「這是用那一隻手？」

「用右手。」

「那時的左手做着什麼事？總不至於是把左手茫然地伸在空中吧。那時的姿勢是怎樣的？」

「實在左手是抱着女人的頭頸。」

「是了，那麼這事情就很明白了。這樣，說的話是很合條理的。所以，早說就好了。那麼事情是很不錯了，對了。我明白了。但是還有一件不明白的。這你也不要想，坦白地說出來怎樣？說出是爲了這般這般的緣故，怎樣？合條理很分明地說出來怎樣？好，你就說你爲什麼做出了這一件事來呢？」

「這是先刻已經說過了。」

「唔，先刻怎樣說了呢？再說一遍給我聽看！從先刻聽了你許多話，也許聽錯了，再一次詳細說給我聽看！」
這樣說是給犯人造成坦白事實的機會。

「那是想先去當兵之前，積一點錢給兩親快樂快樂，

但是又負了債，而且那女人又……」

「對了對了，先刻是這樣說了的。那裏你也不要想，就說給我聽，在世上原很有難以割捨的情形，回鄉去當兵去了自然也不能不和那女人分手了。」

「實在是東說西說說了許多話了，以前所說原也是事實，還是別的一件實在是不願當兵。因此我想騙了，就對女人說，女人也說那麼，就做出了這樣的事體來。」

「這沒有錯麼？以後你再翻說了兩樣的話，你還要受着嫌疑而且被人憎惡，結局是你的不利呢！」

「是這樣的，決沒有錯。」

這樣說了之後，小夥子在他的面上泛起了絕望的表情，立時像坍下去仰天倒在疊上了。

他犯着自殺幫助的罪是訊問明白了。自殺幫助罪是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的懲役或禁錮。小夥子的訊問終了之後，「很巧妙問下了」這樣子的從職務意識來的得意和滿足在我心裏不禁湧起來了。爲了這近於一點鐘的長時訊問的疲勞之故，暈倒在被上之後，還苦惱地喘息着的小夥子，我暫時用獵人看他自己打下來的鳥獸的眼色凝視着他。一面對於那中了我訊問的鈞鑿意外容易招承出來的小夥子覺得有些可憐，一面也浮着對於對手的疎淺，有些輕蔑的心

情。

那時警佐走近我來，不給小夥子聽得樣的低聽囁囁。「你來一來，在解剖了。」

我聽了走回到本來停着女人屍體的四疊半的室內，真個那女人的屍體已經放挺在被窩上了。剝去了纏綿的污垢的絨布寢衣那樣子，比先前更加慘酷難看。在胸臆口青瘦的皮膚上，像人類的皮膚樣子有的彈力，一點也不留臍了。露出的突暴的肋骨和聳起的關係，把這女人十年間的悲慘生活，頂清楚地表出來。纏着下身的腰卷（註）又是使人一見便不覺要背轉身子那樣利害的東西，那是絨布的，底子的桃紅色已褪盡了，到盡露出白斑點來，又是染污得成灰色了。仔細注意看去，却是像平常女人做的在絨布上縫上一重白紗布，這白紗布也是已經舊得灰黑色了，却因染着進出來的血，那白紗布看去是和絨布同樣成了污垢的桃紅色了。

（註）腰卷，女人用來圍在下體的布片，是貼身的裏衣，相當於中國的襯褲。

女人順次慢慢地被割開咽喉的創口，從胸到腹漸次割割下去，警察像割雞肉做菜肴的樣子，用靜熟冷靜的手法，把肺心臟胃腸等部分一一檢視，說女人有患肺尖加答

兒的痕跡。

我在看這解剖屍體之間，感着自己的心氣像鉛一樣鈍重悶鬱起來。女人的營養不良而瘦癯了的身體，把她的過去的苦慘生活，比什麼都有力投擲到我心上來。掙扎這麼久長的十年之間，還不能看見可以脫出這地獄境界的一線曙光，她的圖謀自殺，可以說是當然以上的當然。說到抵借，想來也不過是三五百圓的另頭錢，爲了這一點點的金錢之故，十年之間，身體上和心靈上，受盡了苛虐無理的凌踐的她，要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用別的手段所不能逃避的境地，想起來也是十分有理的。現代賣淫制度的罪惡並非在賣淫的本身，賣淫者自身的膏血，不過去養肥了叫做樓主這一種東西，這種資本主義的毒害，在這種地方都瀰漫了這樣的掠奪榨取，才是真的罪惡。窮人們的兒女爲了些微的金錢之故，縛束住了身體，做了樓主這一種東西的飼料，到被碎骨吸髓的程度。這樣想去，這一種的犧牲者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無可奈何的境地，在她們像是最後的反抗唯一的逃路了。

我想比之用這樣醜惡的身體，穿了這樣醜惡的服裝，做這樣醜惡的行業，在這女人一心去自殺了，是多少幸福，真個不能數說的。

這時候我想到幫助那個女子自殺的小夥子了。這女人分明是希望死的，而且死了是頂上的解脫。這女人掙扎着要自殺的時候，幫她拿一拿短刀的事情，爲什麼是構成犯罪的呢？身體夾在現代社會的頂不公平的間隙之中受苦的她，想去死有什麼無理呢？又說因爲她死了什麼人會有損害呢？樓主受損害麼？他不是已經狠狠地吸啜她的膏血過了麼？不是我們沒有可遮攔她去死的口實麼？縱使我們遮攔住了她的死，我們有什麼救助她的方法麼？在她求死的時候，稍微幫了她一幫的小夥子，爲什麼非受罰不行呢！

這時我忽然想起了先刻作爲訊問手段而對小夥子講過的我自己的話，「……女人不是很可憐相麼？反正是二人同去死的，那女人倘使苦惱起來，你也去捏了她的手，幫助她，才是人情，這才是人的美點。」

我作爲手段而說的這句話，強力地反跳到我心裏來。在那個小夥子的情形之中，取那小夥子一樣態度的，不是什麼人都該肯定的自然的人情麼？這不是做人的美點麼？但是法律爲什麼不追求這個自己想死而死不成功的，在苦惱着的人，而去定他罪呢？

想起了這些念頭，我對於先刻去脅嚇騙誘而問下了的那負傷苦着的小夥子，覺得得意的自己的態度很感着醜劣

可憐了。我的職務的良心動不動有崩坍的樣子。

出去是二點鐘光景，一切手續完了的辰光，太陽已經沒下去了。我們正要回去，在等候着車子的辰光。臨檢中是禁止一切閒雜人等走上樓來的；已經一切終了之後，許可家人的走上來了。那時像等候着而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先刺看見一家的這家的主婦。

看見了我的面孔，像癩蝦蟆一般伏倒在地下行禮，那又微擡起頭眼光透過了額角烏溜溜地看着我，要說又是難為情說出來的樣子。

「老爺，那個指環，拿了不妨麼？」這樣說。

「指環！指環怎麼樣？」

主婦微微地諛諛的笑容，

「喏，那孩子戴着的。」

我聽了這話，不能不升起異樣的惡感。

「那麼是說，要那死人指頭上戴着的指環了。」

「喏，正是。」

我真想破口大罵她一頓。但是這檢事的理性抑止了我的感情。從死人身上剝取指環的事情，照普通的人情說起來，無論有什麼樣的債權債務的關係，總不是人做是可怕

的事情。但是照法律上講起來，不過是移動了物件的位置。

「可以。」

我除了忍痛這樣回答以外沒有別法。主婦說一個人膽小，叫刑事件了，到停着屍身的房間去。

目送主婦走去的我的心裏，充塞滿了不是憤懣不是悲傷也不是憂愁，另是一種奇異不能命名的重苦，却又是要漲破這胸臆一般的感情。

在普通的人，死了的時候，縱使已絕了氣，受着像他還活着的一樣受生前以上的待遇尊敬，但是她——生前是跌倒了又跌倒的她，苛虐之上還加苛虐的她——在她剛脫了氣之後，受物品一樣處置，身上的最後的裝飾物，還不得不被生前十分苛待刻虐她的樓主奪去。這樣一想對於她的薄命，我也沒有法子來抑制在我眼裏茫然地湧起來的同情之淚了。

不久主婦勒了指環來了。看看這却是頂多值到八九塊錢的十四開的宮式指環。我那時暴躁地說這樣的話，

「你要把這指環幹麼？」

主婦怯怯地說，

「那孩子債欠得很多，想把這個賣了也可以補一點。」

「唔，那麼賣給誰呢？要賣就賣給我好麼？要多少錢

呢？十塊錢總不虧你了罷。」

「啫啫，很好。但是怎麼買這個來幹麼？」

「唔，好了。」

這樣說我就買了那個指環。

那時恰好車子來了。我站起來，也不介意主婦的奇訝地看着，一直走到錦木的房間裏。把從主婦買來的指環，加到她原來的瘦伶伶的手指上去。已經是十一月的中旬了，屍體上只覆蓋着一件白花洋綢的單衣，看去很單薄冷冷的樣子。不過面孔到是真個睡着一般閉上的眼睛，這是我那時頂上的安慰。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七號

春 (英國瓦刺氏名作)

法國十四世紀的哲學

牛津字典的貢獻

戒酒 (哦亨利著)

溜冰 (小說)

梧桐雨 (元曲本事)

模特兒的休息

詩

『從十二方的風穴裏』

徐悲鴻藏

彭基相

葉公超

適之譯

許君遠

饒孟侃

徐悲鴻藏

聞一多

我向着怯怯地悄悄跟了我後面來看我做什麼事情的主婦，像叱罵一般說，

「懂的！現在這指環不是錦木的東西，是我的了。這回他再要去取那指環，要給辣手你看了！」

我也不細聽主婦的恭而敬之在說着什麼話，走下樓梯。

趁上了車子之後我很悔懊，在會同的警佐和法警的眼前，我這最後的行動的梯突。但是後悔雖則後悔，那時我是墮在使我不做那事情的一種異常的興奮之中却是事實。」

十七年八月譯。

海上歌

夜鶯歌

不要害怕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阿麗思中國遊記

論左傳與國語異點

鄉間

明季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大術

我們的朋友

(評林語望先生的左傳真偽與上古方言)

子維建譯

胡不歸

潘光旦譯

沈從文

馮沅君

藍一檣

徐景賢

方重賢

衛聚賢

六老堂

季叔

一

韓敬文一生最得意的時候，是在一個薜花初開的夏夜。那時他搖擺着瘦小的身體，坐在六老堂的一把羅漢椅上，昂昂然的舉起一杯葡萄酒，曼聲吟着「功名富貴浮雲耳，不改廬山面目真」的詩句。這樣歌詠着，乾一杯酒，對看萬里無雲的長天俯仰了一會，接着又吟道：「……且邀五老共啣杯。」

女兒大蘋妖妖燒燒的獻上一壺酒來，並且說，「父親本是超凡絕俗的人，今日上任來到這天下聞名的勝地——五老峯前，真是人傑地靈呢。我來敬父親一杯。」

「好孩子！」他飲了女兒斟上的一杯酒，含着微笑這麼說了一聲。半嚮，方又伸手摸摸倚在桌邊的小蘋的頭說，「乖乖的，早些和姊姊去睡罷。」大蘋知道又是討不到下文的了，這才強笑着帶了小兄弟走了開去。

六老堂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依然大搖大擺的坐在羅漢椅上，自斟自飲，乘着酒興，越發起勁的吟哦不已；在深夜的寂靜裏，散布出非常曲折悠揚的音浪。

這時，他的妻正坐在內室的燈光下縫綴衣裳。小蘋拉着大蘋的手在牀上滾滾滾去，翻一個筋斗，便對着大蘋哈哈的笑一頓。

「父親在六老堂讀書呢，不要吵，大家安安靜靜的聽呀！」她十分鄭重的這樣叮囑着孩子們，自己拈了針線也似懂非懂的靜聽着。

白髮斑斑的老母親，也好像在探聽什麼似的，側着耳朵，倚在房門口。她心裏是異樣的說不出的快慰，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兒子有過今夜一般吐露這麼得意的音調的一刹那。

一一

他不愛說話。除了每早起來見到白髮的老母時叫一聲「母親」以外，就是對家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家人去尋他說話，他也不過「唔」的回答一聲罷了。一天總是冷冰冰的坐着，有時翻翻古書，有時凝望着懸在壁上的一軸山水畫出神。

傍晚，大蘋小蘋散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小麻雀似的

在院子裏叫着跳着，堆砌磚瓦造假房子，搬弄幾個舊花盆，鬧得不可開交，他聽見了也並不哼過一聲。孩子們玩膩了，便跑到書房裏去，纏住在他的膝下，他仍是若無其事一般，至多用手摸摸他們的腦袋，說一句「乖乖的，好孩子！」

他沒有一個朋友，這是當然的了；所以他從沒去訪過人，也沒人來訪他。偶然有好事的相識者來看他，高興會見了，連照例的寒暄語都沒有的，只默默的坐在客堂裏，陪了他們哈哈的大笑一場罷了。

成日就是坐在書房裏。吃飯時叫他，他始出來。弄了什麼，就吃什麼，吃完了，仍然一聲不響的走進書房裏去了。

有一天，午闌後，天氣困人，想睡午覺又睡不着，便拿了一部南華經在那里細細的閱讀。正在看得入神，天色不覺一點一點的暗下來；字句已經看不清了，而他仍然兀坐着不動一下。

這天夜裏，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大家聽他房裏一點響動也沒有，以為他出去了，也沒有人睬他。直到他的妻收拾了晚飯的盥筷之後，始恍然的悟着他並沒有出去；連忙替他端了一盞煤油燈進去，而且說：「肚子餓了罷，

我即刻替你去弄？」

「弄就弄罷，」他見了燈光，聲色不動的仍舊低下頭看書了。看完了書，方慢慢的站起來，獨自背着手踱來踱去。忽然想起來了，便隔了案頭的花瓶走出房去，倒去隔夜的水，換上了清水來。

二二

個個人知道了他的怪僻的性情，因此總沒有人來兜搭他。而在他自己呢，既不會活動，又抱着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那種高超的態度，所以，以前清一榜的資格，光復以後候補了知縣，却整整的賦閑了七個年頭。

其間曾經有一回，忽然蒙上司的恩典召見了他。家裏的人聽了這個好消息，都快活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自他仍然漫不經心似的，懶洋洋的去了，懶洋洋的又回來了。本來，上司大人是看慣了卑職們的奴顏婢膝的；而他獨不然，帶了一副傲慢到旁若無人的態度去進見。延見了，垂詢了幾句，以次問到他的出身和經歷。

他說，「已經開在履歷書上了。」

「好的，等我查一查。」上司大人却特別的客氣起來。端了茶，便把他送出來了。

過幾天掛出牌來，竟沒有他的名字。

親戚朋友對於他，是久已認為無望的了；

自這次千載一時的機會被他一句話錯過了後，更覺得他是絕對無用的人。只有他的家人，還抱着「掛牌」的夢想，常常賣賣的挨過了天天過年的長的時間。

柴米油鹽這些俗事，他原可以完全不管的！他覺得他的工作，應該是坐在書房裏讀書和寫字，寫字和讀書。

有一次，已經將近兩天沒有舉火了，他的妻實在急不過，便哭到他的書房裏。

「唉，那家的男人不出去賺錢的呵，只有你，一天坐在書房裏，死在書堆裏。你又不是躲在閨房裏的小姐，你是堂堂的男子漢呀！」

「家裏一大夥人，都靠着 you，你難道忍心看他們餓死嗎？唉，這種日子叫我怎麼過得下去呵！」

「唉，我的天哪，我的命好苦呀！你不去設法，叫我怎麼辦呀！我是女流，不靠你靠那個呢？我若不爲了放不下的這兩個孽種，我眼一眨手一撒，也就什麼事都不見了。……」

這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訴說着，在他却好像未曾聽見一般。坐在書案旁的搖椅上，身子微微搖擺着，將手指在嘴上一潤，又翻一葉書。

「你無論怎樣想個辦法呵，總不成看着一家老小這樣餓死呀！唉，我的天哪！」她還是這般哭訴不已。

他擡起頭來向他的妻望了一眼，說了一聲「沒有辦法」，便出去散步去了。

他在外頭亂轉了一陣回來，看到房門緊緊的鎖着，知道妻也出門去了，就獨自在院子裏來回踱步。仁慈的隣人看見他一天沒有喫飯，便端了一盤麵來給他充飢，他謝也不道一聲，便接過來吃了。

這時他的妻已賣掉了四套捫蓋茶盤，拿了米也回來了。看見他已先在，連忙拿出鑰匙給他開了房門。他一聲不響的走進房裏，把書架整理了一下，看了看瓶花，便仍復坐到書案旁，翻開了陶淵明集。

四

這樣的賦閑了七年。直到他的業師來做了上司，始給他掛了一塊南康縣的牌。

先前說他無用的親戚朋友們，這時都來恭維他：「韓大人的忠厚的存心，高潔的性情，淵博的學問，我們已早就諒到有這一日，當時不過不肯隨波逐流罷了。韓大人實在真是超凡絕俗的人。」他聽了，並不說話，只冷冷的一笑。

因為他這樣的不會應付和處置，便惹得大家的不高興，受上下左右許多的攻擊。於是，老夫子也礙徇情了，遂於重陽時節把他撤了職。

他交卸下來，依然清風兩袖的回到家鄉。每天照舊理頭在書房裏，翻翻碑帖，看看古書，不覺又是兩度春秋。但當年在六老堂裏把酒吟詩的那種豪興，却早已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

後來，還是仗了他的妻的「婆婆媽媽」的活動，給他在鹽務署謀得了一個事務員的位置。

大蕓嫁了，小蕓也到外省求學去了，這些於他本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他只曉得，早上拿了帽子和手杖上衙門去，晚上拿了帽子和手杖回來，喫過晚飯以後，獨自在書房裏坐一陣罷了。

但在無意中拿起鏡子來的時候，照見自己的鬚髮一根一根的白起來，在長夜裏，也禁不住增加幾聲嘆息。

跋

彷彿記得魯迅先生說過，「有一個時期，我也會經想做過超人，費了好久的功夫去尋求做超人的方法。我想尼采是主超人說的，便買了許多尼采的書來

看，心想這總該可以找得到的罷，但也沒有踪影。後來終於找到了，據說是：在兩邊兩座絕壁萬仞的高上，山望下來是測不到深的深淵，我便須隻身一跳，從這個山頭跳到那個山頭。跳不過，跌死了，萬事全休；跳過去了，便做了超人。或者，把我身如箭一樣的射過去。我思量，我身既不是箭，萬萬沒有法子射得過去；而且我也找不到兩邊萬仞絕壁的那種境地，於是我便灰心了。」

我要聲明，我也是想做超人者之一；但是在魯迅先生宣布灰心之後，我却並沒有灰心。我仍然竭力去找做超人的其他方法。後來，分明在冰心女士的小說超人中，找到了做超人的方法了。那冷冰冰的何先生，不就是所謂的的確的超人嗎？我若照着何先生那樣做去，大概也可以雖不中亦不遠矣了罷。

我發見這一個做超人的祕訣後，正想去告訴魯迅先生，勸他且慢灰心；不幸我在六老堂裏又遇着一個與何先生一樣的冷冰冰的人，而這個人，是被大家公認為絕對無用的庸人的。

我這才明白了，人們原只有常人和非常人之別；所謂超人和庸人，同樣都是非常人，超人原是庸人，

庸人原是超人；不過有錢的就算是超人，沒有錢的就算是庸人罷了。

我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常人。我雖也竭力想做超人，奈何我此時幾乎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了呢？爲適應生存計，我又不能丟做庸人。於是，我只有仍然在常人隊中混一天過一天罷了。

「香檳票」總是打不中，發財是絕對沒有把握的事。做超人大約也是無望的了。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於是，也只有跟着魯迅先生灰心了。在寫完了六老堂之後，忽然心血來潮，便記上了這幾句，作爲後序。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九期
出版

| | | | | |
|------------------|-------|-------|-------|-------|
| 勢所必然的黨的左傾 | | 章 | 乃 | 器 |
| 所請於繆斌先生者 | | 章 | 乃 | 器 |
| 蔣介石氏最近言論 | | 章 | 乃 | 器 |
| 注意所謂英國的對華投資 | | 章 | 乃 | 器 |
| 招商局的糾紛和國家資本建設的前途 | | 立 | 宇 | 聲 |
| 可憐的北平市黨部 | | 張 | 豪 | 聲 |
| 答修平先生論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 | | 胡 | 子 | 聲 |
| 一個獨身者 | | 元 | 章 | 聲 |
| 唐外次的外交談 | | 尾 | 冰 | 聲 |
| 畸形社會的一幕 | | | | |
| 獸行 | | | | |
| 押解出境——逐出租界 | | | | |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

九芝



畫家的模特兒問題，是藝術界全體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兩個莊崧甫的問題。

如果畫家不准用模特兒，那麼，畫山時必須先使天下無山，畫天時必須先把「彌天帳」張起，畫莊崧甫時必先殺掉莊崧甫。

然而畫家不能無眼睛。畫家眼前至少總有幾樣家用物件，一下筆就會受那幾樣家用物件的影響。那幾樣家用物件就是模特兒。所以要禁止模特兒必先挖去畫家的眼睛。然而畫家不能無觸覺。長方形的畫盤，圓柱形的畫筆，無論如何不能不觸着畫家的手指，一下筆就會受那幾樣形體的影響，雖然顏色的影響是不會受着的了。那幾樣形體也就是模特兒。所以要禁止模特兒必先截去畫家的手指。這樣，模特兒禁絕了，畫家也被殺盡了。

笨狗們呵！你們以為中國畫是沒有模特兒的嗎？中國古代的名畫，決不是沒有模特兒的。畫家為什麼要遊山玩水，就因為要找模特兒。即論近代的中國畫家，雖然已經墮落了，只能臨摹古代的名畫了，但是古代的名畫還不是他們的模特兒嗎？

只有圖案畫，可用畫家的匠心來變化，然他們所藉以為變化之基本者，仍舊是自然界的事事物物，這不是模特兒是什麼？

根本上，圖畫去掉模特兒就等於沒有圖畫，一切藝術去掉模特兒也就等於絕滅一切藝術。自生民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大的天才，可以不藉模特兒而赤手造出藝術來的。中國的圖畫墮落了一千年了。要使藝術界復返於往古之盛觀，則非亟亟提倡模特兒不可。提倡模特兒之道甚多，例如畫山則須旅行，以真山水為模特兒，畫花鳥則須畜植，以真花鳥為模特兒，畫人體則須研究解剖，以真人

體爲模特兒。如此提倡并實行，三十年五十年不稍間斷，中國藝術或將略有起色乎？

這是畫家的模特兒的問題，不是莊崧甫的模特兒的問題！莊崧甫的模特兒問題我也了解。他不反對以真山水爲模特兒，他也不反對以真花鳥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真人體爲模特兒。其實他也不反對以真人體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其實他也不反對以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他只反對以裸體的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

他爲什麼反對以裸體的女性真人體爲模特兒呢？我懂得的，我老實說罷，這是「淫棍」的一般見解。你們不知道，淫棍（即男性的色情狂的患者）是不能見到女性的肉體的，一見到就會發狂。但是藝術界決不能因爲外間有一二男性色情狂患者見了要發狂的關係就把女性模特兒廢去，正如不能因爲將來會有一二女性色情狂患者（即淫婦）見了要發狂的關係而把男性模特兒廢去一樣。

西班牙的牛，見了紅色要發狂的，難道畫家肯將畫裏的紅色永遠廢去嗎？當然的，畫家只能把牛關進牛欄，依舊畫他們的「晚陽」；同樣，畫家也只能把色情狂患者關進瘋人院，依舊畫他們的「浴罷」。這是我所希望的中國新畫家的毅力。

運用思想的時間

九芝

思想就是各人對於自己的不出聲的說話。我要怎樣行動，我持什麼理由，我看到了若干效果，我必先對自己說一遍，正如關於別人的事情也得先對別人說一遍一樣。

大都市裏的人生，完全是動的，迅速的，環境應付的。這就是說，許多事情，在鄉村裏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大都市裏，却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怎樣的襲來一定是怎樣的招架，不必用着思想，即不必自己先對自己說話。

年齡的少長的比較，也像鄉村與都市的比較。許多事情，在少年人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老年人，却也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

官僚也如老年人，公文有程式，酬應有例規，爲政只要不得罪於巨室。許多事情，在平民遇見，也許要考慮若干時間纔能決定，但在一切全憑習慣的官僚遇見，却也幾乎變成反射運動一樣。

上述這一類人，如都市中人，如老年人，如當官的人，因爲對付許多事情都只要用反射運動，所以運用思想的機會便減少了，運用思想的習慣也退化了一件事情當

前，這事情確實是無前例的，然人誰肯用過分的心思呢，只要略一貪懶，便會把無前例的事納入於前例之中，把應該運用思想而後對付的事硬認為平常刺激只要用反射運動即得。判斷的錯誤由此造成，社會的糾紛由此產出，反正錯誤與糾紛的責任全可推在對方身上，而思想的價值由此被人輕視了。

如果承認天下事並非全有前例，如果承認新發見的事必須運用思想而後對付，那麼，即使是用慣反射運動的人，也不是沒有改善的機會，無論什麼人，每天必須畫出一般時間來運用思想。

在這般運用思想的時間裏，必須要有下開的幾個條件，我以爲：第一，思想既是對自己說話，所以運用思想時決不能有第二人在側；第二，這般時間最好不要是在百忙之中，也不要是在疲勞之後，大約下午五時前後西洋人吃茶的時間最好；第三，有茶一杯，有煙一枝，甚而至於有香一炷，都是大有助於人的思想的；第四，宜去掉硬領，去掉身體上的其他束縛（你如是個半新不舊的女子，那第一須先去掉胸前的小馬甲），最好是穿上一個鐘頭的睡衣；第五，手頭不必有書報。

如此做法，庶幾乎不肯思想的人也許會肯思想些罷。

萬一如此而仍不肯運用思想，那是永遠不會運用思想的了，我也無法貢獻什麼愚見了。

怪傳單應送衛生大會陳列

江紹原

——小品二四一——

上海東唐家弄周柏堂先生，將他所得『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的傳單，割愛寄了給我。我感謝之餘，已把它收好備查。因思此類傳單既然時常出現，而且似非各地的官府所能禁絕，好事者大可費點手脚，集而藏之，等本地或他處開衛生展覽會之時，將它們取出整理好，註上應有的說明，送去陳列。這樣做，或於喚起民衆，不無些許的神益。其有贊成此議而自己又嫌麻煩者，則請將所見此類迷信宣傳物，隨時寄下，我可以代爲保管。

又周先生函云，此項傳單『多由分報人附送』。他得到的一張，上刊『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上海新北門內某印刷所代印。

八月二十八日

製造罐子與製造謠言

紹原先生：許多「貢獻」的後面，都有先生討論關於「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文章，這却使我對於拜讀「貢獻」，感覺到十二分濃厚的興趣了。類似這樣的傳單，我從小在家裏，每年都要見一次，時間在舊曆七八月之交，傳單之內容，無非是某月某日，天上瘟神下降，死人無算……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見而不傳，立受果報等語，與「北京胡大人傳單」的意義，完全相同，所差的不過字句間略有變更，而且每年所見，千篇一律。結果，因為一般人司空見慣的緣故，「見而不傳」的，實占百分之九十九，還並不是我們地方——湖南新化白溪堆上——的人，比較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的更聰明或更不迷信些，因為他們得到一種特別的解释，并能確實指出這傳單的來源。

距我家數十里的地方，居民多以製造罐子為業，那是一種粗笨的原始的磁器工業。燒罐子的窰裏有一位大神，名叫窰神，與人家屋裏的窰神菩薩是同宗。敬奉這位大神，除了香火蠟燭牲牢之外，還要多造謠言。倘若謠言造不多，罐子就燒不好。

所聞如是，我不知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等處，也有同樣

的罐子窰和那位奇怪的窰神沒有？特寫出來，用供先生研究「北京胡大人傳單」的參攷。順候

方乘。九月十一日。

藥舖老板與怪傳單

華澤之 江紹原

——小品二四二——

紹原按：下面是松江後岡華澤之先生惠寄之稿據云胡大人怪傳單在那裏的傳佈，某藥店老板是很有功的，老板的目的，則顯然是替他店裏的硃砂謀銷路。我想幸虧後岡鎮的人沒上當，否則甲去買乙也去買，難保該老板不臨時宣布硃砂漲價。此事雖小，可以令我們想見有些迷信背後確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裏鼓動。一個迷信的原作者與傳佈者，固然許有真心相信的人在內；然購者爲了自己的好處而造作或傳佈迷信，也是常有的事。

十七年九月十一夜深。

請述胡大人的傳單到我鄉的來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妙極哉，妙極哉！商易來了鴻運到了！哈哈！一個人三分，十個人三錢，一百……一千……，乃至千萬，哈哈，豈非利帛星下凡了麼！你還

會記得某年同善社放了個狗屁說什麼三日三夜天不亮，茶食店裏的狀況糕，冰雪糕……，點心店裏的饅頭，饅頭……，甚至外國點心店裏的拖司都買個乾淨，想來這一回的商易，總也有點把握罷。希奇，真希奇，誰說中國革命不好，中國的百姓個個都革命了，單就我們的貴鎮上，已革掉了藥舖子裏的賣硃砂商易了！有人說：大人的確有些革……了，可是小孩們仍是黃布袋一隻挂在肚帶上，寫着什麼『建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閒話閒話，革不革干誰的事，不過這回太難爲了那家藥舖子的老板，他非但做不到半個銅錢的硃砂商易，徒然枉費了許多辰光和精神，還外加幾張毛邊紙，叫他的徒子徒孫抄寫傳單，還化了幾個錢送人去分送和招貼呢。這里我不得不感謝他，不然我那里會在此寫這不三不四的文字呢。

一行作吏萬念俱灰

胡覺

伏園先生：弟者番一行作吏，萬念俱灰了！自七月二十四日晨五時四十分起，以迄於九月五日午後二時止，互一月又十有四日之久，全在大王爺卵翼下度生，大門有兩個——有時五六七八個好漢們擎着出了鞘裝好彈的手槍對立着，二門如之，臥室門亦如之，據他們說是『保護』實際

上是一切的一切，早給衆家英雄予求予取淨盡了。說來可憐，我那去年所常穿的衣服——據你說是很漂而且亮的，更是布片無遺；我現在是大布之衣粗草之冠——這並不是我儉的美德，實是此間無從『討乏』（注意：這是野語之一，意義是尋覓或購買）。你在上海，決找不着那樣裝束的，或許在浦東可以見着，但至少總會帶點時氣吧？苟而不死（苟字千萬不能認爲幸字之訛，守土有責，『城亡不是應臣亡嗎？』所以祇能說苟而不死），半月內外，當可來滬，表演很多幕的『活水詩傳』給你瞧。據他們說：『咱們這一伙子，傢伙都不弱，有跟孫美瑤大哥混過的，有隨張督辦幹過的；咱們這些七星星鷹背瓜子（手槍名），曾經排過洋人的（注：排，槍斃也）。這些盒子槍，是東洋人賣給咱們的，五十元一枝，一百粒子彈，保險送到給價』。不錯，當匪老爺佔城的第二日，有大日本國，太陽旗的飛機，在空中盤繞了好一會；第三日便有好幾輛汽車載着大日本國民光顧小縣；其中奧妙，我和你可以不說——橫豎說又何益，且讓那班自命善於折衝的外交人物響響吧！

你上次信說：『禮義舊邦，必得到許多新感想』。誠然，感想却不少，可是就壞在這『禮義舊邦』四字上；因是，吳大帥者樣英雄豪傑，張督辦若何好漢威武，青天白

日之下，還是「一夕數驚」鬧個不安。弟自來此這三四個月，無日無時不在惶恐偷生之中，不但不能畫塗些符鴉來補白「貢獻」，就是朋友間的通訊，也是來不及寫的——你也其中之一，請原諒。前從曲阜經過所弄得一些寶物——孔林孔廟的攝影，孔廟的碑碣摹搨，孔德成（即所謂衍聖公）送我的字條「中國一人」，和已經寫成「山東道上」的半段，泰山各處的風景，都給匪老爺們抄沒去了——我想他們決沒你那樣心眼兒，會製成銅版排成鉛版印在紙上玩，假如有幸呢，定規是伴護着大洋錢；否則，不是火焰就是泥犂了。却喜，匪老爺們留下了一張司令證和一塊怪字條，那文意兒字句兒都夠有味兒的，改一天寄你。

再告訴你吧：這些匪老爺，現在已佔踞了章邱縣城，章邱是靠近歷城縣——濟南，牠是山東數一數二有名的大縣富縣，像北京瑞蚨祥的東家，就是章邱縣人；他們到章邱祇兩天，便撈了六七百萬，現正招兵買槍，歡迎張督辦重來！而我們的黨政府呢——山東省政府，祇是在忙於「催征令」，「委任令」的頒發，其他怎樣對付擾害老百姓安甯的一切，是「相應不理」或「暫談不到」；然而，若果長此如法泡製，民衆這個東西，我不敢斷言，決不會有絲毫戀意於黨政府了；什麼「運動」訓練，也是空費其力了。

一言以蔽之，目今這個年頭兒，除掉肚皮，還有什麼；像你這樣那樣的鬧什麼「當代」「貢獻」，我「鈞座」「縣長」的鬧什麼「訓政」「建設」，也不過是為肚皮鬧個不癢吧！那末老百姓（黨名詞是民衆），也是祇求一個肚皮不癢，橫直五色旗也好青白旗也好，是與肚皮飽餓不相干的；在這一點，我很希望在黨裏政府裏混肚皮不癢的委員們，注意到「小民」的肚皮與「鄙人」的肚皮一樣的組織的。錦兄聽說又在鬧「白日」了，我的意見，不大盡以為然；然者，胡混混拉扯些朋友——或者說是羣衆，以圖正在「疏通工妓擇吉開幕」三次代表大會露臉兒，也未始不可；不大盡者，他既沒有「七皇子」，又不會使用「鷹背爪子」，終究不過羽扇綸巾坐一個偏座兒喝一個醉吧！心兄肚皮問題，假若不是匪老爺光顧——或不如是之顧且久也，當已盡力作小解決；現在如果能安全離開「山東道上」，或許也還可以小談談。祝你事事如意！肚皮常飽！春苔先生如之！

某弟，九月八日於某某縣。

由三三三起頭

劉既漂

素來我的家庭是冷淡得象陰城一般的。這次春苦伴我到父親家去了一宿，帶出一位哥哥的兒子以外還有一位老友，以是我的鬼城家庭也就鬧熱起來了，喜出望外，不意春苦又介紹一位女士暫住我家幾天（預備考學校的）。於是鬧熱之中更加鬧熱了。有一天晚上，無意中談及「三三三」的問題，不約而同的大家都感覺到這個三字包含有許多意義與材料，老友提議三罰：（一）吃飯少的罰（因為女士生疏，客氣得不肯吃飯），（二）吃飯快的罰（因為我性急不能慢吃），（三）說普通話的罰（因為他老先生初由廣東出來）。這三個罰字不獨惹起女士的抗議，在座幾位都覺得很抱不平，由這三罰引着我們連想到三賞，於是那位老友大發其三賞議論：（一）給自由於放生者賞（因為西湖的放生節日，許多小老婆們出來大發慈悲，虔心地給動物以自由而反忌却自己的自由），（二）吸煙的賞（因多數通過不贊成）（三）不行新婚禮的賞（贊成）。以後我們還談了什麼三打，三斃，三獎等許多關於不滿意於社會習慣的問題。這樣不平則鳴的閒談，在今日的社會裏到處都是材料，徒然閒談，究於事實無益，欲使社會轉移，恐一時不能實現。正

在無可奈何之際，我們居然得到一點安慰。大概昨天是送鬼的節日，不論誰家，香燭是免不了的。昨天我家的傭人也度度的問了我三次要錢買香燭，我終於不肯答應。然而她要自動去幹，我也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昨晚杭州過了一夜送鬼大節，反而惹得今天整天的大風大雨，昨天燒燭最多的門前，今天被鬼使風把房屋吹倒了一半；事實雖然可憐，到底他們是個弱者。不肯自己奮鬥倚着鬼神送福給恩的懦弱民族，還是讓風吹吹有點意思，也許有一天被風吹醒了？

西湖，九月十四日。

亞波羅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第一期現已出版

嚶嚶書屋總代售

大前門

素負盛名之高等香烟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事啟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助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